

M. HENRI SEE 著
黎 東 方 譯

歷 史
唯 物 論
批 評

教育部備閱

自由中國社叢書之八

中華民國
三十五年

圖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圖書

M. HENRI SEE 著
黎東方 譯

歷史

唯物論

批評

自由中國社叢書之八





84
78

目錄

譯文第二版弁言

譯文第三版弁言

胡漢民先生序

著者原序

卷上 歷史唯物論之形成及其特點

第一章 歷史唯物論怎樣形成共產黨宣言

第二章 歷史唯物論的定義及其特點

第三章 這個理論的應用

第四章 歷史唯物論是個成見的認識

第五章 科學與烏托邦

第六章 克思的預言實現了麼

目錄

國家圖書館



002439590

目錄

卷下 歷史唯物論及歷史知識問題

第一章 政治及法律的現象

第二章 宗教及智識的現象

第三章 社會階級。階級意識及階級鬥爭

第四章 革命及歷史的禍變認識

第五章 歷史的經濟解釋在什麼地方牠是合理的

結 論

附 錄 論唯物辯證派之歷史哲學

譯文第一版弁言

不負責任，不據史料的空辯論，結果當然是不負責任，離開環境的妄殺戮，唯物唯心本是玄學性的問題：不料中國討論歷史唯物論的人，更帶上固有的清談式的態度。這篇譯文假使果然終不免于主觀成份，那便是，譯者的動機確是想給今日政論家一個刺激。

本書的著者施亨利先生(M. Henri See)，他自己在序中說，一個站在「一切政治的社會的黨派的人」，他不但是個澈底的客觀者，並且是個終身的歷史家。他在歷史上的貢獻，尤其是在經濟史及歷史哲學上，在歷史的歷史上已經有了公認的位置。譯者以爲只有這樣的一個重視經濟現象及哲理探討的老歷史家對於這個問題才有最大的發言權、這個人的著作的介紹才合今日的需要。

譯者自身因爲民族生死的問題，政治上沒有能取超然的態度，但是在寫這本科學性的譯文時，自信是與著者一般的忠實，一般的沒有顧慮到任何顏色門戶之見。

至于本書的內容，當然全部的唯有著者能够負責，譯者的主張當然獨立于譯文之外。

序

名詞方面，譯者以爲俗用的「唯物史觀」，「經濟史觀」等不能直接的，充份的，明確地表出原文的含義，所以盡量的改用書中的今名。

譯者于此深視，從此「科學的火把」將更光明的照耀于東亞。

黎東方、巴黎、十七年九月

譯文 三版譯者弁言

這一本小書，在二十一年以前我就譯出來了。譯文的第一版是上海民智書局發行的。其後版權由本人收回，到了抗戰期間，曾經交由獨立出版社翻印一次，並加上在時代精神上發表過的一篇文章，我自己做的「論唯物辯證派之歷史哲學」。現在自由中國社出版部又給我一個機會來把譯文澈底修改，二十一年以前我所喜歡的許多法蘭西的名詞與語調，到今天都漸漸不合自己的口味，經了此次一改，這本書很像是中國人寫的文章了。我很高興，大概在這個二十一年中間，我的中文也進步了不少。所憾的是：胡展堂先生久已逝世，我沒有法子再請他給我指正，而且這許多年來中國的科學風氣依然閉塞，砍殺的蠻性遺留，越來越凶。可憐的幾萬萬同胞，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踏上冷靜的智慧之船渡過苦海。

黎東方、三十八年九月寫于廣州

胡漢民先生序

黎東方同志以所譯施亨利歷史唯物論見示，且索余序。余事冗，置案頭逾數星期，始閱之終卷。施亨利自言「處于一切政治黨派之外，爲純粹之客觀者」，不必顧慮于何顏色門戶之見。其剖析批評，恰如其分，折衷諸說，不爲苟同，科學家之態度固宜于是也。且施亨利終身爲歷史學者，而其書後出，故所徵引參考之材料極豐富審擇，爲他書所不逮；卽以是餉讀者，其爲益亦已不細矣。黎同志譯此書，不知其費若干時日；然譯筆曲盡「信達」之能事，當爲讀者所共許。并云：「已之主張，獨立于譯文之外」而「譯文則忠實一如著者」，竊謂凡譯人書者，比日當如是；能如是始不至隨人言以爲上下，而亦不至蹈日人「我田行水」之譏。余信譯者弁言軍「科學之光將益耀于東亞」余草草應譯者之請愧無所加于此書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四日、漢民序。

著者原序

在這一本小冊子中，不是馬克思主詳細的歷史或牠的進化經過，著者僅僅想敘述出「歷史的唯物認識」的成長，指出牠的特點，並且拿牠來和現代的事實及歷史的實蹟相對証。牠如不是與事實相衝突，如同歷史的批評界所告訴我們的？那末，在那幾點？這些便是著者所考察的重要問題。用完全不偏袒，及最大可能的客觀態度，我們嘗試去評價一個主義的強點與弱點，這一個主義，不但實際上鼓動了羣衆，並且對於歷史學，政治及社會的經濟學，社會學等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著者假如沒有超過，至少絕對是在一切政治的或社會的一派之外。這本文章或許會冷淡了若干誠實的信仰，也或許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會議論到書內的某幾個部份，雖然那些部份也絲毫未曾贊許社會主義的全部。那些我們都不管，我們很簡單地以爲歷史的及哲學的研究不必願意到任何顏色的門戶之見。

斷然的本書的價值就在我們所取的態度上。向來關於歷史唯物論的研究常常離開不了辯護及咀咒，雖然如此也能生產像福特曼 (L. Voitmann) 塞列格曼 (E. Seligman)，新酷非期 (W. G. Simkho-

vitch)，巴巴格羅（C. Barboglio）等很好的科學作品，但是不論各人的優點怎樣，沒有一個用歷史的知識來得這個探討的困難減少了許多，還有白晉斯坦（F.D. Bernstein）的社會主義之理論（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是我們一本珍貴的光導，這一本深入的著作，雖然著者是個行動家是個社會主義鬥士，却充滿了一種科學的精神。

（註一）白來錫希君（Kurt Breyzig）除外，歷史變化論（Tom Geschichtlichen Werden）第二冊使我們得益不少。

卷上

歷史唯物論之形成及其特點

第一章 歷史唯物論怎樣形成：——共產黨宣言

歷史唯物論是一種理論。牠認為在社會歷史中只有經濟才是支配一切現象的因素。牠是馬克思（Karl Marx）與他的朋友（Friedrich Engels）所創造出來的。雖然在這個理論之中，有一些部份是溯源於別的思想家，但在大體上牠的確確是馬恩二人的發明。

我們應該簡單的敘述一下，這個歷史唯物論是怎樣在他們二人的腦筋中形成的。第一、我們應該知道馬克思早年很熱心於研究黑格爾派哲學。關於康德的哲學，他也同樣熟習。福特曼說，馬克思的思想，以及歷史唯物論，大部份是脫胎於德國派的哲學，可鬼也不無理由。

雖則在一八三七或一八三八年左右，馬克思寫過一封信（註二），信中透露了一點唯物色彩，但一

直到了四年以後（即一八四二年），他担任萊因評論的編輯之時，他的思想與當時比較激烈的黑格爾學派的青年，也就是唯心主義的青年，沒有多大不同（註三）。

不過，經濟問題已經逐漸愈甚的引起馬克思的注意。他曾經在萊因評論中寫過一篇文章批評法律學派，責備他們以現存的法律，爲當然（忽視了造成這些法律的因素，例如經濟。）

萊因評論停版以後，馬克思移居巴黎，於是他同德國逃亡來的共產主義者及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同時有密切的接觸（註四）。在一八四四年，他同盧機（Arnold Ruge）合編德法年報（Deutschfranzösischer Jahrbücher），其中表現出他這時候思想的變遷。他開始指出第四階級即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必要，又指出經濟問題比政治問題重要（註五）。他認爲法國革命的偉大性，不在於他解放了政治的勢力，而在於搖動了經濟的基礎。政治勢力僅爲上層建築，是建築在經濟基礎之上的。

馬克思早年雖是黑格爾的門徒，會與黑格爾派激烈青年同一思想，但從一八四四年起他便完全變了，這可以從他的黑格爾法律法學哲學批評一書中看出（註六）。從那個時候起，他的歷史唯物論逐漸有了顯明的輪廓。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經濟學批評序言中，他告訴我們他在一八四四年就已經得到的一個結論：

「在社會的生產生活中，人們相互結成種種關係，獨立於他們的意志之外，而爲必然的，固定的。這些關係，多少都與他們的物質生產力量有關。這些關係的全部，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在這個真正的

基礎之上，樹立着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牽連着心理方面之社會的固定的形式。不是人的心理決定他自己的生存，是他的社會生存決定他的心理。」

他繼續說，「到了一個時候，社會的生產力要和法律關係，也就是財產的制度，發生矛盾。這個財產制度成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經濟的基礎之變動，便很快的破壞了一切龐大的上層建築。我們在一切時代的騷亂中，却要分別出這兩個因素。但是新的，勝過舊的生產關係不能成形，假如牠們的存在條件未在舊社會裏孕育成熟。」（註八）

從這個時候起，馬克思的見解在論福爾巴哈諸文（Theses Sur Feuerbach）中露得更為顯明。馬克思本來對這位漂亮的哲學家的思想具有很大的熱心，但到此時却放棄了他，責備他只着出宗教的情感是社會的產物，說他的感覺主義根本還是個唯心主義。（註九）

恩格爾斯常說馬克斯才是歷史唯物論的發明家，而自己絲毫不該分佔發明的功勞。恩格爾斯是不是太客氣呢？他在一八四五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註十），以堅強的論據（註十一）。恩格爾斯在這本整潔生動的書中，描寫出工業革命的結果（似乎他是用這個名詞的第一人）並指出工業革命是「工人無產化」，又說自由競爭主義的勝利僅僅孕育了仇視與鬥爭，兩個敵對壁壘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面對面的衝突。恩格斯給「資產階級」下了一個鮮明的定義，資產階級便是一切有資產的人：貴族、地主，及工業廠主都在其內。

資產階級的眼中只有錢，毫無人道觀念，新從英國傳來的濟貧法（Poor Law）的消息便是一個証明，恩格爾斯把濟貧法的來源說得很黑暗。工業的集中一天一天的明顯，資產者越來越少，而工人的後備軍却是一天一天的增多。社會鬥爭因此而不可免，命中注定。實際上這本恩格爾斯的書，已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全部，而不單單是歷史唯物論了。階級鬥爭的理論也完整了，他說只有兩個階級尚存在着，也只有兩個經濟的抽象名詞還存在着：（一）資本，（二）勞動。恩格爾斯說，「出品的是資本，做工的是勞動」。（Der Fabrikant ist das Kapital, der Arbeiter ist die Arbeit）（註十一）

這是支持馬克思歷史唯物論哲理的一支生力軍（註十二）。我們知道當時馬克思同情感派的社會主義者分裂，攻擊他們爲「烏托邦派」，用這個名詞，馬克思差不多把一切法國的理論家都包括了，尤其是普魯東（Proudhon），爲了普魯東，馬克斯曾經出了一本有力的冊子：一八四七年的「哲學之窮困」（註十四）。

馬克思說資產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如同法學派及玄學派的見解一樣，而是一國具體的，直接倚靠着生產形式的東西（註十五）。他斷定只有他的說法才真正是科學的說法，實際上，安得來（Ch. Andler）（註十六）說得好，馬克思並不是一個如他自己所想象的歷史唯物論發明家；他從別的理想家得了很多益處，例如給他所痛罵的普魯東，以及席思孟底（Sismondi），李斯特（Fr. List），尤其是「論商業利益」（Des Interets du Commerce）的著者貝格（Pecqueur）。貝格曾經強調「工業集中」，「

機械生產的惡影響」以爲「中產階級的無產化」（註十七）。不過馬克思有一個更堅強的體系（註十八）。有一種思想上的威力，和流利的文體，因此火光較暗的先驅思想家被他掩蓋了。

在一八四七年寫成的「共產黨宣言」，實在是上述各人與馬克思共同醞釀出來的一件作品。在這個宣言中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全部出現。

在這個政治性的宣言中（註十九），可注意的是開頭不說出一個主義，而敘述歷史。他把歷史唯物論全盤托出，而歸結到階級鬥爭：「人類社會的歷史，直到今日，只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宣言上說，在過去各時代中都有這個衝突存在，但是今日「資產階級時代」的特點便是階級鬥爭已經單純化，剩下的只有兩個敵對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跟着，就是資產階級時代全部的詳細描寫。宣言說，海洋發現給資產階級很大的新墾地，資本主義於是便發展到大工業。總之「近代資產階級是一個長期發展的結果，換句話說，是由於生產形式及交換方法上的一串革命。」資產階級確曾有過一個真革命的經歷，牠曾經「把封建的，教會的，農村的制度踏倒」，牠現在却作「公開的，直接的，凶暴的，無恥的掠奪。」牠還有一個特點，便是，「各國的生產都已經世界化。」

但是今日「資產階級所使用的生產力，已經不再替資產制度守護。相反的，生產力的生長已經遠超過資產的狹窄關係。資產關係反而束縛生產力了。」那末，資本主義已經鑄成了殺牠自己的兵器，同時

也養成運用這個兵器的人：無產階級。

無產者的階級不斷擴大，小資產階級，小工業家，小商人，小地主，手工藝者，自耕農，將要枯萎而死。他們的資本太小，生產工具不充足，他們是命定了要喪失經濟的獨立的。

起初工人打倒了資產階級的仇敵，就是說，同時打倒了專制君主和地主階級，現在他們還要起來直接打倒資產階級本身。漸漸的工人自己組成「階級」。

因此，歷史進化的本身喚起一切「無產者」來毀壞「直至今日的分配制度」。資產階級的失敗，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讓我們再舉宣言中一段重要的話：

「你們（資產階級）的思想不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財產制度來的麼？你們的法律是個什麼東西，假使不是你們的意識所規定，而你們的意識無非是根據你們階級的物質生存條件而來？」

這個有力的宣言可見已經包括歷史唯物論的全部，和全部馬克思主義政治的及社會的煽動計劃。馬克思和恩格爾斯以後的著作無非發揮，確定，宣言中所已經很有力的表明過的東西而已。

總之，正如拉布力奧拉（Antonio Labriola）（註二十）所說，這是一個新出世的歷史見解，而且該有實際的結果，因為證明共產制度命定的是要勝利：「社會一定要進至共產主義，根據社會變化的定律」（註二十一）。

（註一）福特曼：歷史唯物論（Der historisch Materialismus），一九〇〇年出版於杜塞過夫。此

書是研究歷史唯物論的珍貴讀物。參看塞列格曼：歷史的經濟解釋（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九〇二年出版於紐約，及巴巴格羅：歷史唯物論（The Cosail Materialismo Storico）一九二五年出版米蘭，（係從新歷史評論（Nuova Rivista Storica）第八第九二卷中抽出單行）。

（註二）福特曼，前著，頁142到143。

（註三）以後可看塞列格曼：前著，及梅林（F. Mehring），馬克思恩格爾斯，及拉沙兒之文學的遺產（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 Engels und F. Lassalle）出版於司徒加特，卷一。

（註四）關於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八年的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運動，看安得來：共產黨宣言序引，巴黎，Bellais書舖，1901

（註五）Der Verhältniss der Industrie, überhaupt der Welt des Reichthum zur der Politischen Welt ist ein Hauptproblem der modernen Zeit）德法年報，第一第二分冊，1844。）參看福特曼，前著，頁143以下。

（註六）文學的遺產，卷一，頁384以下。

(註七)法譯本，賴米譯(L. Remy.)巴黎、Shleicher書舖，1899。

(註八)看馬克思，恩格斯合撰的一本小冊子，牠是用來攻擊青年黑格爾派巴渥(Bruno Bauer)的。「文學的遺產，第二卷」。

(註九) (Seine Sinnlichen Beziehungen, noch nicht gesellschaftlich und historisch gefasst) 看福特曼前著，頁157以下。

(註十)我們用的是司徒加特，1892年本。

(註十一)安得來說(前著)，恩格爾斯確是爲布海(E. Buret)的書所動，即英法工人階級之窮困，(La Misere de la Class Ouvriere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一卷，1840。但是恩格爾斯的書却更確切有力。

(註十二)有些他的意思，恩格爾斯在「對經濟學批評的貢獻」Umrisse zur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內，也就是遠在一八四三年就發表過了(文學之遺產，卷一，頁432---460)孟道孚(R. Mondolfo)在他論恩格爾斯之歷史唯物論(Le Materialisme historiqued'apres F. Engels)中說，恩格爾斯之爲經濟學家，優於其爲哲學家，他對於那早年本是研究空泛的哲學的馬克思，一定是貢獻了不少的具體材料。無論如何，一八

四八年以後、兩人之間有親密的合作。

(註十三) 孟道孚(前著,頁26以下)以爲「唯物論」這個名詞不大恰當,馬克思派的見解,是反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而來,實更近於實在論。馬克思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人類具體的需要上出發。

(註十四) 關於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看恩格爾斯,改變科學之杜林先生(Herrn Engen, Duhrings *Umsatzung der Wissenschaft*, 1878, 第111版1899頁274以下)。

(註十五) 參看他在費斯特發里之汽船(*Westfälischer Dampfboot*)中的文章。

(註十七) 貝羅(J. von Below)在社會學之方法與目的(*Comienzo y Objective de Sociologia*)一文, (在西班牙歷史年報)第三卷中(1926)說,「在馬克思之前,司坦(Lorenz von Stein)在現代法國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Le Socialisme et le communism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1842—1850)書中已表示出經濟事實的勢力,並且在1837年雷木(J. Von Kaumer)已經給了我們真正的歷史的經濟解釋。十九世紀前半期的阿根廷史家們也有同樣的看法;亞白底(Alberdi)以爲1810年阿根廷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解放的欲望與必要所造成;看拉凡乃(Ricardo Lavene) 阿根廷歷史的經濟解釋 (*Interpretation*

Economica de la historia Argentina) (西班牙歷史年報，第三卷，1926) 但我們這裏應該注意，歷史的經濟解釋，比嚴格說來的歷史唯物論更爲重要。

(註十八) 這個體系，不但包含一切前人所語，而且增加了他們所未說的。

(註十九) 我們根據的是安得來的譯本(巴黎，1901)。

(註二十) 論製史唯物論，白奈(A. Bonnat)譯本(*Essai sur la conception materialiste de l'histoire*)頁以下。

(註廿一) 我們可以把馬克思在高龍的判官前的演說(1850)附於共產黨宣言之下。他宣稱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不是政治的糾紛，而是社會糾紛的政治形式」。人們可以看出封建官僚社會與一個近代資產階級社會；行會限制的社會，與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地產社會與一個工業社會；信仰的社會與一個科學社會。

第二章 歷史唯物論的定義及其特點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爾斯的見解，我們可以具體的來介紹歷史唯物論了。這便是：惟有經濟的現象才是支配歷史中的其他事實的，才是能够解釋其他事實的。下層的經濟建築（Unterbau），永久決定了上層的法律、政治、文藝等制度；而向來的歷史家只注意了這上層建築（Oberbau），他們只看到表面的觀念（Ideologie），而不知這不過是根本現象的產物，所謂根本現象就是涉及人生主要需要的，例如飲食和生育的現象。

當然，這些表面的或觀念的現象，各有各的重要和關係，但是他們的重要與關係不過是下層建築的表現。事實上，歷史上顯明的事實只是暗示經濟的構造。戰爭，外交大事，宗教史蹟，文藝的變遷，只能用經濟生活來解釋；政治鬥爭不過是階級鬥爭表面的變形，階級鬥爭却是永遠的存在着，在各時代中，優秀的人物確是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們不過是舞台上的傀儡罷了，這戲劇的意義，他們並不懂。

關於這一點，可以看看拉布力奧拉的書（註一）。

「我們今天知道，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他當時別的宗教改革家一樣，永遠不知道宗教改革運動會成爲第三階級發展的動力，或是德意志民族對教廷經濟掠奪的反抗。他只是個鼓動家，一個政治家而已；由於他的信仰，他以爲階級運動只是一種恢復真正基督教的運動，只是凡俗中的一種神聖的必然。」

馬克思，恩格爾斯及他們的弟子，以爲歷史唯物論真正具有科學的特點，並且可以從牠推論而得到進化的定律。恩格爾斯於一八八五年著的魯伊拿破崙之二月十八，(Le Dix-huit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註III)新版序言中說得好：

「馬克思是發明歷史進行定律的第一人。根據這個定律，一切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甚至任何觀念性的鬥爭，事實上多少只是社會上各階級的鬥爭的表現。根據這個定律，各階級的存在，及相互間的鬥爭是以他們的經濟發展狀況，生產形式以及因之而來的交換形式等而轉移」。

恩格爾斯並且說，「這條定律與數學中力的定律有同樣的重要」。拉布力奧拉(註三)也說，「批評的共產主義能夠預言未來」，「因爲牠所宣告的是根據歷史的自然的必然」。

但是，在四十年後的恩格爾斯不能不特別減輕這個斷語。他宣稱：馬克思和他都不願意說經濟構造是唯一的重要現象。不錯，經濟是根基，但是一切的上層建築，如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法律形式，以及政治的，哲學的理論，甚至於宗教的認識，也同樣於歷史的事實上發生影響，而且及於經濟現象；不

恩格爾斯晚年
其志見

斷的有作用與反應（註四）。這難道不是由於經驗嗎？——恩格爾斯之所以無形的修改了自己的意見！無論如何，馬克思主義仍是我們在上面所敘述，再加上他的弟子如考次基（Kautsky）拉布力奧拉之流（註五）的見解而已。並且恩格爾斯在別的兩封信中（註六），一封在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一封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也很清楚的說，經濟現象才是政治現象，法律現象，甚至於宗教及哲學的認識，一切的原動力。別的現象不過是經濟的反映；經濟的進化常生支配的必然的影響。他雖不會忽視偶然事件與個人的位置，可是他說「一切偶然事件的必然，結果還是個經濟的必然」；假如拿破崙不會出世，「會有一個別人代替他的位置」。科學之誕生也只是決定於當時工藝的狀況和需要罷了。（註七）

（註一）前著頁一一六。——參看馬克思：魯伊拿破崙之二月十八，一八六九年序：「我指出，因法國的階級鬥爭而產生出來的面局，使得一個平凡庸俗的人在歷史上佔了位置」。

（註二）法譯本，一九〇〇。

（註三）前著，頁二七五。

（註四）看恩格爾斯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信（社會主義大學者（*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一八九五年，（頁三五—））。福特曼，前著，頁二四九至二五〇，及拉布力奧拉在社會主義及哲學，法譯本（*Socialisme et Philosophie*），頁二三九以下，均會抄引。

“Nach materialistischer Geschichtsauffassung ist das in letzter Instanz bestim-

mende Moment in der Geschichte der Produktion und Reproduktion des wirklichen Lebens. Mehr hat weder Marx noch ich je behauptet. Wenn nun jemand dahin verdreht, das oekonomische Moment sei das einzig bestimmende, so verwandelt er jenen Satz in eine nichtssagende, abstrakte, absurde Phrase, Die oekonomische Lage ist die Basis, aber die verschiedenen Momente des Ueberbaues--politische Formen des Klassenkampfes und seine Resultate--Verfassung, nach gewohnter Schlacht durch die siegende Klasse festgestellt, u. s. w.

Rechtsformen und nun gar die Reflexe aller dieser wirklichen Kämpfe im Gehirn der beteiligten, politische, juridische, philosophische Theorien, religiösche Anschauungen und deren Weiterentwicklung zu Dogmensystemen, neber auch ihre-Entwicklung auf den Verlauf der geschichtlichen Kämpfe aus und bestimmen in vielen Fallen vorwiegend deren Form."

恩格爾斯在這同一封信裏又說，把普魯士國家所佔的重要性完全歸於經濟的原因，也是荒謬的。

(註五)這也是巴特(P. BARTH)的見解，看他的黑格爾及黑格爾派之歷史哲學，迄於哈特曼，(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 一八九〇年出版於萊普漆希，頁四十以下。

(註六)拉布力奧拉，社會主義及哲學，頁二九六以下及二五六以下。孟道孚(前著，頁三五—以下)以爲馬克思及恩格爾斯除了以經濟現象爲第一等重要的現象以外，並無其他的見解，雖然他們二人不免有些矛盾，他們同時以爲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甚至哲學的現象也同樣的可以影響經濟。孟道孚關於這一點引了不少有關的史料，但是馬恩二人的思想本來不易明瞭，因爲他們二人不會做過一本專談歷史唯物論的書。參看杜爾雄，歷史的唯物認識(Ch. Turgéon, La Conception materialiste de l'histoire) 韓納城大學法律經濟叢書卷三，一九一一年出版。

(註七)這個見解似乎很成問題，科學上的大發明似乎都是由超然的探討而來。恩格爾斯絲毫不計科學家與哲學家們關於探討及空想的不倦的興趣。他所論到的經濟狀況間接可以影響哲學上派別的一層，也很難令人信服，其實純爲詭辯。

第二章 這個理論的應用

歷史學能不能成爲一種精確科學(Science exacte)呢？這不是此處我們應該討論的問題(註一)。我們只要指出，當「共產黨宣言」出世的時候，恩格爾斯和馬克斯還都是歷史研究的生手，這門學問在他們還是很陌生的功課(註二)。根據了他們所能看見的若干當代事實，而且僅是些他們所能了解的事實，他們就建築了他們的理論。

他們堅持了這個理論，於其後的幾年。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著了一本「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國之階級鬥爭」，書中很生動的描寫當時法國各階級的狀況，並且嘗試證明一切政治事變都是階級鬥爭的結果。但是我們在他的書中所看見的當時社會，卻不僅是兩個階級存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外還有財政家、小工業家、商人、小資產階級、各有各的不同利益而且是常常衝突的。這也是「魯伊拿破崙的二月十八」所給我們的印像。在無產階級中也要分別出工業的工人和農業的農人才對，但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就很錯亂了。他對於農人階級的經濟狀況，缺乏怎樣完整的概念。馬克思告訴我們說，「拿破崙第三代表一個階級，這個階級而且是資產社會中人數最多的階級：小農；然而馬克斯又說，他們遠不能

嚴格的算做一種階級，經濟狀況雖是大家相同，但還沒有組成一個一致而有自覺的階級。因此在政變的年代中，俾有若干的農民起來反抗，因為他們被公債弄得破產，已經降入於無產者羣中，利益已不與資產階級一致。像這樣的問題馬克斯應該有明確的研究，應該指出那一類農民是特別頑強的反抗拿破崙第三的。這個歷史問題直至今日也還沒有被歷史學家得到怎樣的頭緒，在馬克思寫那篇論文時當然頭緒比現在更少，所以這篇文章無疑的是深入而有力，而牠結論免不了僅是一個假設。

在同書中，他又向我們說，「工業和商業，中產階級的事業，應該興盛在一個頑固政府之下」。這個簡短的格言也許是對的，但是說明却不該少。

馬克思在敘述中歐革命的書信中也是應用他的社會階級的學說。這些書信是一八五二，一八五二兩年寫給紐約每日論壇報(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後來在一八六九年集成一本冊子，叫做「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Revolution et Contre-revolution en Allemagne) (註三)。這本書確是第一流的書。馬克思用了很大的力量，敘述了德國自一八一五年以後的社會經濟情形，敘述各階級不同的狀況，他指出當時的德國怎樣與英國甚至於法國不同，封建的勢力在那裏仍舊殘留，農人身上負有貴族的勞役，大工業制度尚在幼稚時代，小資產階級在社會上極佔重要位置。使得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舊制的，只是一八四〇年以後工業的發展。

德國革命，即使沒有法國的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也會自動的爆發起來，因為所有的階級，除了

貴族和文武官吏，都是仇視政府的。但是反對方面的團結太堅固了，革命便未能得到勝利。勝利的大資產階級從一八四八年的四月起便與封建的貴族聯合一起，反對人民與小商人的羣衆。一八四九年五月，德意志西部南部，雖然普遍都起了革命，但是真正的鬥士是工人，儘管農人也加入了他們，小資產階級與小商人還自稱爲領導者。就是因爲這班小資產階級的不够資格與懶惰，使得革命失敗了，佛蘭克佛(Frankfurt)的議會，始終不會站在革命的前面，這時也消滅了，於是革命也完了(註四)——我們應該承認：馬克思在這個鮮明的敘文中，不但顯示出階級鬥爭與經濟原素；尤其是在關於奧地利革命的一部份中；而且表現出對於當時事實的可驚的熟悉。

恩格爾斯在一八五〇年開始他的歷史研究，以證明歷史唯物論的根柢。他研究的是一五三二年的殖民戰爭(註六)。書中他指出當時宗教的因素還是次要；他盡力描寫各階級間相互的行動。這是一本漂亮的論文，雖沒有根據自己的探討(唯一的科學方法)而是很機警的利用當時已出的好作品。

其後，在一本真科學的著作「資本論」(Das Kapital)中，馬克思於「資本的堆積」(註七)一章求助於歷史了。任何人不能否認，這一章表明了廣博的知識，而且常有深入的見解。他尋找他思想的論證，要證明「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話。在二十六章我們可以看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從封建社會的心臟中出來的，這一個制度的崩潰造成了那一個制度組成的原素」。馬克思極力的說，爲了薪工階級的解放，必須農民先得到解放，然後還要勞動階級失去了生產工具。在最充實的一段第二十七章中，他

叙出英國農民的失田情況。這有力的忽忽草成的一章，在大體上是準確的；比下一章要準確得多，在下一章他談「壓迫失田者的血的法律」，完全誤認了「條得朝(Tudor Dynasty)法律行政的特點，「條得朝」的法律與行政事實上對於勞動階級特別保護。馬克思這一個錯誤雖是一方面由於當時歷史科學的不發達，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誤於以經濟現象為能決定一切史實的成見。近代史學的研究都一致承認，「條得朝」對於地主貴族的越權，施以限制，這個地主貴族到了一六八八年革命後才由於得了政治上的全權而始能放縱無忌。並且我們也不應該完全忘記，在十六世紀十七世紀時候，資本主義離勝利還遠得很，當時得勢的是小工業制度(註八)。

在同書關於「資本商舖的成長」反「農業革命對於工業之反响」中，却有很多真確及深切的暗示。但是馬克斯在叙文中，所有的變化都看得太簡單了，假使我們不能說牠太簡單主義化；這一種太完全的「滑進方式」不能與較複雜，較不合理性的實際相符合。我們永遠不免覺得這是一種成見的，而這種成見支配了馬克思的全部資本論。

此書最好的一部份便是關於「工業資本主義的成長」一章。在這一章內，有關於海洋發現的影響，新世界的開發，殖民地的制度，土人之過份的受掠奪將致英國白種工人也受掠奪等等很好的幾段。馬克思結論說：「爲了歐洲薪工階級的奴隸制，必須有新世界的奴隸制爲基石」。這是一個有權威的畫圖，歷史的研究已經能够替他找出痕跡而牠大體上是對的。

但是我們可以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應用了歷史唯物論的方法，而資本論却不能作為歷史唯物論的根據；他認為這是已經證明過了的而且定無待證明。資本論是用來陳述集產主義的計畫的，是叙出資本制度之造成是由於掠奪勞動者，資本主義之所以繼續是由於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剝削了勞動者而已的勞動成績的大部份。——這就是說，在實際上，全部馬克思主義是建築在歷史唯物論上面。對於這個主義有認真研究的人都公認這一點（註九）。

（註一）參看著者歷史中之進化觀念（L'Idée L'évolutionnaire historique 文，（哲學評論 Revue philosophique）1926年九月）。

（註二）但是我們得註明馬克思在 1849 年做了些關於薪工及資本的文章，論奴隸制之進入農奴，農奴制之進入薪工等，他竭力主張這些法律性的變遷是決定由於經濟生活，尤其是生產方式。

（註三）法譯本，拉發格（Laura Latarquet）巴黎，1900。

（註四）革命與反革命中之意見，馬克思在 1850 年新萊因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中已經證明了（文學的遺產卷三，頁 18 以下）。

（註五）但是他完全鄙視了斯拉夫的民族運動，看他的民主的大斯拉夫主義（Der demokratische Panславismus 1850，（文學的遺產，卷三，頁 246 以下）他叫道，「與斯拉夫主義死戰啊，這個革命的叛徒，用無赦的恐怖將牠滅絕，不是為德意志，是為革命」。他以為沒有

俄羅斯，這些斯拉夫主義不會有。

(註六) 德國農民戰爭 (Der deutschen Bauernkrieg) 1850萊蒲察希報 1875。

(註七) 資本論第一卷出於 1867 年。

(註八) 君湯乃 (R. H. Tawney) 宗教與資本主義之興起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倫敦 1926，及十六世紀之農民問題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13。

(註九) 參看塞列格曼，新酷非期，(前著)，及考次基·馬克思主義及其批評者白晉斯坦 (Le marxisme et son critique Bernstein) 勒來馬丁 (Leray-Martiv) 氏法譯本，巴黎，1900，15。

第四章 歷史唯物論是一個成見的認識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歷史唯物論，不是產生於歷史的實驗的研究，而相反的是由於一種成見的認識（*The Conception a Prior*）。歷史唯物論曾經做過如馬克思，恩格爾斯一流社會鼓動家的武器，我們並且可以看出牠實際上巨大的效能。馬克斯，恩格爾斯他們並不是超然的學者，他們並不會純然為真理的探求而工作。

拉布力奧拉的看法很準確。（註一）：

「我們的理論產生於共產主義的戰場中。牠假設一個近世的政治的父權社會，牠推論到現社會的起源，就資本主義社會的成長而為一批評的研究。從各方面看，這都是一種革命的理論，爲了要找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理由和發展方式而產生，爲了要找到過去歷史中各次革命的理由和發展條件而產生這些革命是生出於歷史中，每次生產方式與生產力發展相衝突的時候，這些時候生出階級對立的危機因而產生了革命。……歷史的主要部份，便是這些危險時機」。

雖然我們很難確切的一一舉出，引導馬克思，恩格爾斯去建設歷史唯物論的幾個思想前驅，無論如

何，德國派玄學，尤其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在這個理論的形成上所佔的位置是不可否認的。（註二）。那末，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不可不提了。在黑格爾的眼中，一切肯定都各有一個矛盾或否定，一個論斷經過否定，結果就有一個更高的肯定。如同他的門徒托加特（Mac Taggart）說得好，「思想的前進，如同大風中的船一樣，一會傾在這邊，一會傾在那邊。」黑格爾以爲在辯證的進程中，知識不但不損失，而且絲毫不遺留在路上；知識由於新得的分子而增加豐富，並且重新凝結。實際上兩個「反」自然要歸於正。赫夫丁（Heftding）說得好，這個著名的辯證法是個騙人的把戲。施辯證的演繹用到實體上：自然界也成了一個可辯證的東西，一切科學好像都應當用這個方法。

辯證法施於歷史，恐怕比施於自然科學更難，馬也孫（註三）（Meyerson）說得公平：「若是實體的辯證運用，照黑格爾推論所及，至於一個完全而超出時間的宇宙，當然不能再有變化可言」。特老也明（E. Treich）也說，（註四）黑格爾不但把實體的歷史變爲成見的認識，他那種超時間的態度，也簡直要把歷史「理性化」，完全依照他的邏輯（Logik）。

馬克思之受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似乎是不可否認的。（註五）不過是，如特老也明所說（註六），加上革命的精神及自然主義，尤其是加以經濟化（Ökonomisierung）罷了。同一黑格爾學派，右翼就主張國家專權，左翼却提倡階級鬥爭。特老也明說：這正是馬克思辯證法的結果。歷史唯物論，也是辯證法的產物。

馬克思否認自己爲黑格爾的門徒。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他說：「我的辯證法同黑格爾的辯證法相反對的，因爲我以為一切思想的運動，只是實體運動的反映」。但是他也承認：「黑格爾雖是以神秘主義弄壞了辯證法，但究不失爲辯證運動之第一人」。神秘的辯證法「在前面走」，他來，只須將牠管住，便可以使得牠有合理的形狀。神秘的辯證法做了有產者的工具，而合理的辯證法都是批評的，革命的。實際上，「現存事物的主觀認識中，包着他們的否定及必然的毀壞」。他並且說：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最給資產階級自己覺察的，便是近代工業的週期搖動，動搖的頂點便是大恐慌」。

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派辯證法確是黑格爾派辯證法的女兒。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引起了馬克思的一切著作，尤其是資本論。在資本論中，處處可見到矛盾，衝突，而結果是更好的新的矛盾形式。在第三十二章，有段足以代表話：

「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相應於資本主義生產，而於私產制度只是與獨立的個人的生產相應。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孕育牠自己的否定，循着自然的變化運命。這是否定的否定（註八）。牠所恢復的不是工人的私產，而是樹於資本主義時代的成績之上，樹於一切生產工具的公有和合作之上，包括土地在內」。在一八四七年哲學之窮因（註九）內，馬克思罵普魯東，不是罵他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法，這是他自己教他的，而是罵他沒有完全懂，沒有用得對，是罵他在「經濟矛盾」內，只放下了「正」與「反」，

多少放得還不錯，可是却沒有找到一個「合」：

「黑格爾（註十）沒有研究問題，只曉得談辯證法。普魯東先生却只有黑格爾辯證法的文字表面而已，他的辯證運用只是經濟的判別善與惡罷了」。

這個人講到怎樣去除惡的一方面時。「就很快的把辯證法切斷了」（註十一）。

馬克思對於眼前事物變化，大禍變，及歷史中他所高興描寫的危險時期等等的認識，也是由黑格爾派辯證法而來。因此我們能够解釋他這模糊的缺點，他使歷史理性化，常常犧牲事實，確是因為事實成了這些合理理論的障礙，而合理理論之爲馬克思所喜，正如爲黑格爾所喜一樣（註十二）。

同時，如白晉斯坦（註十三），很有力的指出，辯證法的運用使得馬克思不能不隱藏自己理論的矛盾。一方面馬克思以爲社會主義的時代到來，是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發達的必然結果，一方面他又不能放棄白朗其派（Blanquiste）的主張，即以一種政治手段，以一種 Putsch 爲了無產階級而將資產充公，這樣的一個顯明的矛盾，這樣的一個「二元論」，無疑的，以馬克思這樣清楚的腦筋必會拒絕的，假如黑格爾派辯證法沒有使得他看慣這些最合於乃師邏輯的矛盾。白晉斯坦結論得也有理由，他說馬克思著作中堅強部份，就只是那些未從這個方法做出發點的部份，他罵辯證法的話，差不多很難譯成法文的：（*Shielt nach Wahrheit. Wie das Irrlicht nach Erleuchtung*）（彼之於真理如鬼火之於光明）（註十四）。

那末，說歷史唯物論大部份是個成見的認識，是玄學的認識，有唯心派的意義，並不是違反公意了，（註十五）。

馬克思之所以常常犧牲事實，也是因為他差不多都用經濟學者的眼光來看歷史。他曾經甚至於強烈的批評過當時的正統派經濟學者，指出他們理論的弱點與思想的謬誤。他自己也相信能夠建立定律，雖無疑的不是永久不滅的定律，而確是科學的關於經濟現象的定律（註十六）。這便是較難除根的幻想了。經濟政治學雖然能夠觀察事實，分析趨勢，推為假設，但是這是不是比歷史學更難於合理的定為定律呢？經濟愈受歷史及歷史方法的影響，牠愈覺到自己不能定出相似於理化科學的定律（註十七）。

並且，馬克思站在經濟學者的地位上也還不是個專為求真理的純粹學者，他是一個行動的人，也是一個所謂馬克斯同志（註十八）。

這也是馬克思的專長與權威所在，他對於具體的實際有深入的了解，對於當代的歷史事實有了解的習能。雖然他不免使得事實牽就自己的思想，但並未完全如此，在許多地方他是很有科學精神的（註十九）。這便是為什麼歷史唯物論之不是一個精神的頑要或騙人的把戲，如黑格爾派辯證法一樣。這便是歷史唯物論，雖然有許多錯誤，還有一部份真理，並且已經成為行動的大工具，而且刺激了不少歷史研究的一個原因。

克羅司（Benedetto Croce）（註二十）很公正的說，馬克思貢獻了歷史一個新的眼光。

「好比近視眼得了一副眼鏡一樣，一切的事物都變了形，而且很多神秘的影子都能有完整的形狀……」。

這也是因爲馬克思，恩格爾斯要想測度經濟的實際，所以他們對於事物的觀察，能比這樣的大才卡來爾(Carlyle)更深切，卡來爾把道德放在第一位。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可欽佩的「過去與現在」，一八四三年出版（註二十一）。沒有人會描寫英國工人處於工業貴族及地主貴族兩重壓迫之下之疾苦，比他更有詩意與力量，沒有人會像他那樣猛烈的留下盲蒙派崇拜(Le cult de Mammou)的傷痕。但是他的理想，與其說是將來，毋寧說：他用詩意描寫的是聖愛德門堡方丈的行政。他雖然表示工業干涉的必要，他雖然主張工業的視察制度與國家主辦的平民教育；他雖對天性保守的英國人說必需換一換局面；但是他說「無貴族的自由平等」與「假貴族」同樣的不可能，貴族與憎侶在他看來是每個社會生存的必須分子。這位激烈的個人主義者，在治安一點上所注意的只是「英雄」，不是反對外國人，從事血戰的英雄，而是能够克服自私主義及盲蒙派崇拜的英雄（註二十三）。

（註一）論歷史唯物論認識 (Essai sur La conception materialiste de l'histoire)

（註二）福特曼前著——關於德國之政治哲學，看巴希 (Victor Basch) 德國古典學家之政治理論

(Les Doctrines politiques des philosophes classiques allemands)

（註三）以下參看馬也孫科學中之解釋 (Meverson, De l'explication dans l'histoire)

(註四) 歷史學及其問題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註五) 白來錫希雖竭力說黑格爾不會把辯證法施於歷史(前著，卷二，頁一四八以下)，但這並不牽涉到馬克思之受此方法之大體影響。

(註六) 前著，頁三一四以下

(註七) 白來錫希：歷史變化論，卷一，頁八四以下。

(註八) 重線條著者所加。

(註九) 法譯本，巴黎，Giard書舖，1896

(註十) 同書，頁一五五——關於競爭與專利，再看同書，頁二〇一以下。

(註十一) 關於馬克思，恩格爾斯眼中辯證法的價值，看恩格爾斯，反對杜林 (Anti-Dühring) 第三版，一三七——一四六；他說，否定的否定是實際生活及一切科學中的行程；這條定律，第一次而又最明確地形成牠的是黑格爾。——他又說，「這些先生們所差的便是辯證法，他們的腦子裡是沒有黑格爾這個人的」。 (書信，一八九〇十月廿七日，見於拉布力奧拉著社會主義哲理，三五七)。

(註十二) 孟道孚(前著，六〇以下)也以為馬克思之「科學的社會主義」是直接從黑格爾派辯證法來的，但是他倒反不以爲這是一個弱點。

(註十三) 社會主義之理論及社會民主黨之問題 Die Voraussetzung der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 der Sozialdemokratie)，司徒加特，1899，頁一七以下。

(註十四) 法文譯之則爲「 Vouloir decouvrir la verite au moyen de la dialectique, c'est pretendre illuminer avec des deux toiles.」孟道孚(前著，頁三七四以下)以爲白音思所坦指的矛盾實際上並沒有，但是這個我們都不能信服。

(註十五) 關於此點，可看得曼(Henri de Man) 超過馬克思主義(Au dela du Marxisme) 布魯塞爾，1927，頁一七七以下。

(註十六) 關於建設的政治經濟的批評，看西米安(Er. Simiand) 積極方法與經濟科學(La methode positiviste et la science economique) 巴黎，1912。

(註十七) 看著者之歷史中之進步觀念一文。

(註十八) 看勒塞納(L. Leseigne) 黑格爾施於馬克思之影響(L'Influence de Hegel sur Marx) (法科論文，巴黎，1907)。他以為馬克思有兩個人，一個是馬克思博士代表科學的精神，埋頭的學者；一個是馬克思同志(Le Citoyen Marx) 代表一個活動家，演說家，小冊家。再看布斯概(G. E. Bousquet) 論經濟思想之進化，巴黎，1927。

(註十九) 他責備普魯東(哲學之窮困，法譯本，頁一七七以下) 把某種經濟現象，如分工，一認

爲了永久的定律，抽象而簡單的東西，而不去指出這個現象的進化」。

(註二十) 歷史唯物論及馬克思派經濟學 (Materialisme historique et économie marxiste) 白奈氏法譯本，巴黎Giard書舖，1901，卷二六一—二二八

(註廿一) Chapman版，1899

(註廿二) 看恩格爾斯關於過去與現在之批評 (文學的遺產，卷一，頁四八一以下，英國狀況，(Lage Englands))

第五章 科學與烏托邦

我們以前所論，可以歸結說，馬克思所主張的歷史唯物論，以及牠所造成，或是說，引起了的社會主義理論，都沒有純粹的科學精神，如牠的發明人所指定的。

關於社會主義，馬克思或者是有點荒唐。他反對一切社會主義的先驅者，尤其是法國派的思想家。他很野蠻，而很驕傲的稱，他們爲烏托邦主義者，而他用以自別於他們的，又只是黑格爾派的辯証法。他自己曾經正式宣告：「救德國於玄學的狂妄的思想，如拉沒奈，普魯東，聖西蒙（Saint Simon），富禮艾（Fourier）之流的，便是黑格爾的邏輯。」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這個邏輯便是純粹的唯心主義。

馬克思確是像他自己所說，站在相反地位，因爲他把他的系統全部建在實際之上。但是他究竟不是個純粹的學者，完全與玄學無關的人。福爾曼（註一）說得好，他的歷史理論還脫不了「目的論」，而且很有些唯心主義及德國玄學的成份。總之，在馬克思這個人上，我們找得到一個玄學家，一個唯心主義者，甚至一個唯心論家。

他很嚴厲的責備法國思想家，尤其是普魯東，說他們不該造出「公正」的觀念，因為這個觀念是隨着經濟制度隨時變遷的，是一千八百年來毫無效果的東西。我們應該注意馬克思自己開始就有這個觀念的（註二）。但是他以後是不是稍稍的改變呢？

無論如何，他也曾訴諸公正和人道的觀念的。證據就是資本論（註三）中如此動聽的文章，在這書內，他描寫出資本主義不清白的起源：

「照我錫埃（Anstör）所說，白銀之下凡帶着血的天然污點於牠的上面，那末，資本主義之下凡是滿身毛孔出着血與污泥的汗」。

他喚起工人團結，他在共產黨宣言的末了喊道，「全世界各國的無產者，團結起來罷」！是不是單爲了確定命運注定的，根據歷史定律的勝利呢？還是也有點爲了實現一個較公正的社會呢。（註四）？他是不是有這種直覺，以爲一種大運動不能一定有效，除非他馬克思來喚起一下那些必勝者的熱心呢？（註五）

假使馬克思真是純粹的學者——當然對於自己學說的實現是不甚關心的——或對於自己的歷史定律堅信其不敗。那末，他儘可以坐在家中靜待這大事的來臨了？但是事實完全不如此，馬克思一刻不停的注意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宣傳的進步與成功（註六）。福特曼指出這個革命趨勢與必然趨勢的矛盾：「在他們心目中，馬克思與恩格爾斯充滿了公正與自由的感觉，而在他們了解的能力中，卻只能依照着黑格

爾的辯証法。(註七)

這是很公正的按語，歷史唯物論不但產生於黑格爾派辯証法及社會事業的考察，而且產生於一種革命的精神。馬克斯與恩格爾斯給「意志」一個很大的位置，是無論是團體的「意志」，或個人的「意志」，這便是他們所以認為無產階級宣傳是十分重要了。(註八)。

實際上歷史唯物論曾經是革命家的很可驚的武器，牠對於工人階級的組織，有強大的貢獻。這是令人奇怪的，因為馬克思已經表明出社會主義制度是自然命定要實現的，何必又去革命呢？但是我們應該想想，當時的人以為這革命不過是很渺茫的事，而隨後便多少認為是一個問題了，——而且以為是一定在最近就要實現的大事(註九)。可見歷史唯物論是何等的一個行動刺激品！(註十)。馬克思宣佈了天國的到來。在很多地方，他不像一個預言家麼？

(註一) 前著，頁二五五以下。再看格老力希(H. Grotlich)論唯物的歷史解釋(Über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柏林，一八九七

(註二) 哲學之窮困及文學的遺產卷二，頁四一六。

(註三) 第三十二章

(註四) 看徐雷士：歷史認識之觀念論及唯物論(Idealisme et materialisme dans la conception de l'histoire)厲厄，一九〇一，頁二〇一。馬克思自己難道沒有在他的歷史認識引入了觀

念，理想、進步、正義麼？他不但宣稱共產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而且說明消滅人類的階級衝突終久是要終止的」。

(註五)關於此點，可看福特曼很公正的話(頁二〇六以下)及孟道孚前者，頁八八八以下。馬克思雖未用倫理的眼光，但是從他的認識中自然的有一種道德生出。

(註六)剩餘價值說更包含着公正的認識，一種勞動獨有產品的權利觀念。馬克思雖沒有明白提出這個結論，但是國際的大會及戈塔計劃都已提出，而這結論很助長了馬克思主義的流播。看孟懈勞動獨有產品的權利(Le Droit au produit integral du travail)法譯本，一九〇〇頁一三七以下，及書中安得來之序頁XXIV以下。再看克羅司，前者，頁三四—三五，及勒塞納：前者。

(註七)福特曼，前者，頁三七五。

(註八)關於他指給「意志」的位置，看孟道孚。前者，第九章。

(註九)布爾干(M. Bourguin)：社會主義系統及經濟的進化(Les Systemes socialistes et l'évolution économique)巴黎，一九〇四，頁三四二：「或是是必須如資本之全部充公，新幸福時代之開始等一類極大的允諾，才能鼓起羣衆的熱情擴展，盲從的信仰」。

(註十)徐雷士也顧到社會主義宣傳的用處，雖然他以爲馬克思應該無條件的接受。看着他的白音思

坦及社會主義法方的進化(Bernstein et L'évolution de la méthode Socialiste)巴黎一九二六。在這篇演講辭中，他稍爲抹殺了一些困難。



第六章 馬克斯的預言實現了麼？

我們很應該承認，馬克思的預言只是很不完全的實現了。在共產黨宣言後的六十年，我們很可以看出工業的集中和資本主義的集中，但是這些都沒有馬克斯所說之甚，尤其是慢得多。

德國社會主義者白晉斯坦的批評，（註一），值得我們留意。他說股份公司的股東，不但不會減少，而且增多了，統計當然不能滿足我們的考究，因為股份公司的股票是不記名的。但是有一個重要的事實，英國從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八一年，有產在一百五十至一千鎊的家庭，從三十萬家升至九十九萬家，這種增率比人口增率還快（註二）。

白晉斯坦又說，中小企業，尤其是初等工業，也是不減而且增多，雖然大企業比牠們增加得還要多，但是並不會影響而犧牲小的企業。時時有新的工業出世，而這個常是由於大企業發展的結果，物品的最後完成，差不多都委之於中小企業。在商業中，集中傾向比工業中更不明顯，雖然也有不少新奇的商場及糧食廠之類出現。

這些便是白晉斯坦的值得注意的話。真確的一點在：工業商業的集中的速度，遠慢於馬克斯所預料

的。我們不能說「時間問題毫無關係」，因為這完全是不能忽視的。不過白音斯坦似乎看輕了集中的重要。我們可以看出小企業的逐漸減少，而五十工人至一百工人以上的增得很多。財政資本主義的集中，也是不可否認的事，比工業資本主義還要明顯，並且，不管考次基（註四）以爲怎樣，總是個頂重要的現象（第一次）大戰之後更甚了，使得租金收入者與官吏墮陷於貧困，在法國這兩種人是中產各階級中的一個重要部份，（註五）。德國的中產階級的破產比法國尤其。雖然工業商業的發展使得更多的專門家成爲需要，這可以稍補這個缺陷，但是，這班專門家在外表生活上儘管是「資產階級」，實際上是薪金工人。

馬克思也曾預言到小農產的消滅，如英國的例，他以爲小農產與工業集中，是不能相容。他說這個制度，雖然於農業發展爲一過渡而不可少的階段「一定在下列狀況之下消滅，大工業的發展使得家庭的，農村工業破產，如田地之逐漸枯瘠，畜之爲人屯積，大田產及農田工業之競爭，這個競爭一方面減低價格，一方面到後來又大大的增加了價格，如英國十八世紀上半期的景況」。

馬克思又說，零碎的農產給利息和稅率弄破產了，並且田價之貴使得買田的人「沒有錢買種來耕」。生產工具的分散，人力的疲勞，土地之逐漸枯瘠，這便是小農產的致命病狀。（註六）。

我們不難叙出小農產的進化，未走馬克思預示的路。在法國及德國西部小農根基隱固的地方，他們沒有受到若何打擊，也遠未遭到痛苦。在丹麥及斯坎丁那夫一帶，農民却是十分興盛。（註七）。在奧

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把他們「從最後的封建壓迫」解放出來了（註八）。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主要結果，是把貴族的地產充公，而把農民的地產隱固了（註九）。在波蘭、在羅馬利亞、在猶果斯拉夫、在布加利亞，最近的法律都趨向在限制大地產而擴展小農的產業。總之，資本主義雖支配農業遠得很，業農所依靠的是隱定的土地，所以能够逃出了牠的範圍。（註十）

並且，這不是很分明奇特的誤認了，馬克思主義，考次基竟在一九〇六年聲言。「一切的大事實都証實了牠」，（註十一）？我們敢說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除去他的表面外形，也是馬克思預言的反駁，因為爆發於歐洲各國中資本主義最未發展，新共產社會最未預備好的國家。這是一個偶然，這也是俄國這龐大區域缺乏強力的政治組織的結果，帝俄權力的傾頹當然歸命於最強有力的一個黨派。實際上，資本主義似乎現在在共產組織中死灰復燃，而維持共產組織的專政又似乎將要崩潰了。

我們知道，馬克思很認為經濟的恐慌為未來社會的孕育品，但是他被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的恐慌所迷亂。於是又說，在興盛時期中社會革命不能發生。既然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的恐慌之後，有了一八四九及一八五〇兩年的興盛，那其後的反革命便可以得到解釋。

他在「一八五〇年說：「社會革命（註十二）不能發生，惟有在兩個原素——生產力及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相衝突的時候。新的革命也有待於新的恐慌，但是這也必定與從前的一樣。

事實上十九世紀上半期的經濟恐慌特別的多而嚴重（註十四），而如白音司坦所說，則十九世紀下

半期的比較少而輕得多，因為商場的擴展及生產的進步。一件扼要的事是一九〇〇年的危機沒有波及美國：在美國有某種工業的過剩生產及地方的恐慌，但是的確未歸結成大恐慌。生產的無治狀態，這個恐慌的原因，已經被卡泰爾，托拉斯等校正了，雖然這個方法的效能，有人過甚其詞，如賴斯可（John A. Risco）所說。這個問題，白晉斯坦說，不是成見所能解決，許多外來的，不可預見的原因，會引起總恐慌，不但經濟內部現象的演化（註十五）。事實上因大戰而發生的危機，不但不會減弱，而且增強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而且共產革命只發動在俄國，而牠的原因又不是在經濟方面的（註十六）馬克思派理論家終於說，不是靠危機上激動革命的。（註十七）

在一切文明國家內，社會主義者，終於承認不可靠的偶然禍變式的革命了（恩格爾斯自己也承認；他們估計了資本主義的抵抗力量。他們放棄了最近就有澈底的社會大變動的希望。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組織與新試驗，所謀是目前與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能限制牠一分好一分。馬克思自己本來反對英國的工廠法律（Factory Acts）甚至新狄加的組織，他怕工人局部的改善，會移動了革命激動品的階級對立，但其後不得不改——改自己的眼光。各國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改良派」趨勢，因此也可解釋。這便是第二國際最近方針改變的原因，比世界大戰要重要得多的原因（註十八）。但是發特斯（Arthur Arther）說得好，改良派最溫和的如韋布夫婦，（註十九）（Mr and Mrs Webb）比以前要激烈得多漸漸認為改良才是一個真正社會革命的路（註二十）。這就是徐雷士（Jean Jaures）的認識，在他社

會主義的研究中，他得到了一個「革命的進化」主義，他想在現社會中努力造成將來共產社會的胚胎。
(註廿一)

總之，馬克思預言之所以未能實現，現代社會之所以未能完全依照他的預言進行，是因為在這上面造定律是不可能的——一個真正的定律，是要一切的預見都要如運命般的實現。

如白晉斯坦所說(註二十二)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個可欽佩的科學紀念品，建築在廣大的知識上，含蓄很深的實在的意義，可惜因建築而搭的「臺」太狹了，而馬克思始終沒有放棄牠的決心，因此他倒改變了建築本身。這個不方便的臺，就是先入的成見，辯證法的結果。

我們曉得，歷史唯物論在許多點上與現代的事實相衝突，如同牠與過去的歷史的實蹟相衝突一樣。我們應承認，馬克思及力量較弱而精神較柔的恩格爾斯，得了經驗的教訓之後，已經放棄了他們理論的某部份。

我們已經看見恩格爾斯終於承認上層建築不完全受經濟的下層建築支配。馬克思起初雖反對工業立法及新狄加組織，以為一切改良會遲緩那解放的巨變，後來也不甚堅持；共產黨宣言說這些改良立法只給了少數「勞動者以利益」。(註廿三)與這個相反的，馬克思一八六二年的第一國際成立大會中宣稱十小時工作是社會解放中的第一步，「牠不但有實際的影響，而且這是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資產階級的經濟向勞動的經濟屈服」(註廿四)。

不過，他們某幾個弟子比師傅還頑強。有一天白晉斯坦證出有產者的數目增加，考次基回他道：「假如有產者的數目不減少而增多，那末我們離目的更遠了，因為穩固了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呢」（註廿五）。考次基根據辯證的認識以為進步政策只能由「滿惡政策」中生（註廿六）。拉步力奧拉之重視經濟下層建築的超越，比恩格爾斯甚至馬克思尤甚（註廿七）。

（註一）社會主義之理論及社會民主黨之問題，頁四六以下。此書法譯本，題叫理論的社會主義及實際的社會民主黨，(Socialisme theorique et socialdemocratique pratique) 巴黎、一九〇七看新酷非期：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Marxism versus Socialism) 紐約、一九一三，頁四六以下。

（註二）考次基（前著頁一五三以下）以為白晉斯坦所用的統計不甚好，英國又是個例外，因為英是從全世界吸收資本的，在英最重要的是商業財政資本。至於股票，則很難決定持有人的階級。（頁一八七以下）

（註三）關於馬克思派認識之批評，看布爾干，前著。

（註四）前著，頁一八〇：「馬克思派的眼光，革命的勢力不是一切的資本，而是工業的資本。工業資本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蒂落條件，做成無產階級之誕生。反之以商業資本及借貸資本不是革命的勢力，因為他們沒有造成革命的無產階級」。——但是今日之工業資本似乎漸

漸的依於財政資本了。參看拉布列奧拉(Arthur Labriola)資本主義(II Capitalismo)尼布爾、一九二六，頁二七五以下。

(註五)看果布(P. Caboue)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法國之資本集中(La Concentration des capitaux en France de 1914 Jusqu'a 1919)，政治經濟評論(Revue d'Economie politique, 1920)年七月，發透(Arthur Watter, L'Evolution du Marxisme)馬克，資本主義之進化(L'Evolution du marxisme)布魯塞爾，1924，頁二三以下——在法國集中較英國爲慢。

(註六)資本論，法譯本，卷三，第二編，巴黎一九〇二，頁三九九以下。

(註七)考次基自己也承認(前著，頁一三二)，但是他以爲「鄉間居民漸衰的影響全部的社會進化」

(註八)這並且是照着馬克思的用語(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頁六七—六八)。

(註九)看察果斯基(Zacorsky)蘇經埃共和國(La Republique des Soviets, 1922)·朵待旁賽(Daudet-Bancel)·俄國農制之危機(La Crise agraire en Russie)巴黎，一九二六。

(註十)看我懈拉方拜(Auge-Laribe)法國農業之進化(L'Evolution agricole en France) 1

(註十一) 共產黨宣言一九〇六年德文版序。

(註十二) 文學的遺產，卷三，頁四六七。

(註十三) 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的恐慌，在英法二國最甚。

(註十四) 前著，頁六六以下；及新酷非期、前著。

(註十五) 關於恐慌，再看布爾干，前者，頁三一以下；安錫我 (Arsiaux) 政治經濟學 (Traité

e d'Economie politique) 卷三，巴黎，一九二六，頁二八八以下；尤其是賴斯可：過剩

生產之定期的總恐慌 (Crises générales et pieque de surproduction)，堡朵 (法文

譯本) 一九〇六，第三版，巴黎，一九二六。

(註十六) 反之，馬克思以爲經濟騷亂之入原因爲生產超過勞動者的購買力，這一個都是很對的。

(註十七) 看士崗巴朗奴斯基 (Tugan-Baranowski) 英國恐慌之原理又歷史 (Studien zur The-

orie und Geschichte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艾那一九一〇；及賴斯可前著

(註十八) 這與保維魯伊 (Paul-Louis) 所說相反，世界社會主義之危機 (La Crisme du sociali-

sme mondial) 參看法透前註。

(註十九) 改良主義的改良 (La Reforme du reformisme) 布魯塞爾，一九二六。

(註二十)參着房待費得 (Vandervelde) 必須改換我們的計劃麼? (Faut-il changer notre programme?) 布魯塞爾, 一九二二·興得曼社會主義之經濟 (The Economics of Socialism) 一九二二·韋布夫婦一個大不列顛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憲法。 (A Constitution for a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倫敦, 一九二〇。

(註二十一)看拉波波爾 (Ch. Rappoport) 徐雷士 (Jean Jaurès) 第二版, 巴黎一九二五 (書中引徐雷士著作不少)·及 者之徐雷士及革命的進化論 (Jean Jaurès et la doctrine de l'évolution révolutionnaire) 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之大評論 (Grande Revue) 中。

(註二十二)前, 頁一七七—一七八。

(註二十三)恩格爾斯在一八五〇年即已認十小時工作於勞動者爲重要 (英國十小時法案 (Die englische Zehnstundenbill) 在文學的遺產中, 卷三, 頁三八四—三九五。

(註二十四)參看梅林之意見, 同著, 卷三, 頁七九以下。

(註二十五)此爲白晉斯坦所引, 前著頁一七三。——在馬克思主義及其批評者白晉斯坦中 (頁二九五) 他說: 「假使資本主義生產的不便, 只是從開始所有的而逐漸減少, 假如有產者的數目日增, 假使無產者漸漸至於獨立的地位, 或是至少有了可滿足的位置; 那末, 社會主義有什麼好? 我假如看資本主義如白晉斯坦所看的一樣, 我就要很直爽的聲明社會主義是個

重大的錯誤」。

(註二十六)白晉斯坦原文：「(Verslechterung der Verhältnisse)」。
(註二十七)參看所著歷史的唯物認識。——白晉斯坦却以為改正馬克思之錯誤，便是幫他的忙。



歷史唯物論批評

卷下



四六

卷下

歷史唯物論——歷史知識及其問題

雖然歷史唯物論發明者馬克思，自己最注重牠在實際上即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効力，而十分關心超然的、科學的、歷史研究，但是我們却應該就歷史知識這個問題本身來討論一下。

有許多歷史家兼經濟家，雖絲毫不會附從社會主義，不會參加政治或社會的辯論，而他們却自稱同情於歷史唯物論，亦即歷史的經濟解釋（註一）。

我們已經把這個理論的形成及其特點指出來了，關於以下一點，我們將再加以檢討：我們能不能公平的說，一切的歷史事實、政治的、法律的制度，宗教的、智識的現象，都一律受經濟的支配？

第一章 政治的及法律的現象

此地爲便利計，要分別兩種現象：（一）偶然的，巧發的事實；（二）永久的其現象是制度。

偶然的事實，只是發生在某種形式下一次，可說大都爲機遇所造成，而不是爲通常的原因所造成。

機遇，照古諾（Courtnot）（註二）的定義，便是「幾串互相獨立的因果，偶然相遇，而發生的某種現象，和某種事變」（註三）。

機遇在歷史中，如同在自然界，隨處都可見到。在政治歷史中，牠尤其佔有很大的位置。賽奈保（Ch. Seignobos）說得好，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雖則影響於歐洲的政治進化極大，却都不過是純粹的偶然事件（註四）。

「個人」的重要性，尤其是人才的重要性，與偶然及機遇同樣的未可否認。白來錫希（註五）在一本最近的著作中說，一切新的運動都起於個人的創造力，而羣衆或集團所代表的是惰性力量（La force d'inertie）。他很精彩的指出，馬克思這樣一個只信集團力量的人，却用了他自己的榜樣駁倒了他的理論，因爲他貢獻於無產階級是如此之大。自然，集團主義者可以回答極端的個人主義者說，一切偉人都

不過是他所生長的時代與地域的產物；或是，我們可以照拉夫洛夫（LAVROFF）說，個人在人類發展中的位置，「只是在他與工作而受苦的羣衆合作的時候」（註六）。雙方的人類斷似乎不容易加以折中。我們所能設的，就是，無論你把個人的地位看得英何之小，但也不能否認牠的存在。至於偶然事件也是如此。牠們的數目而且很多，其發生的原因也常常不可知（註七）。

政治制度的進化也至少有一部份是憑着偶然的事，例如軍事征服以及某一個君主或某一個部長的作風。但在此地我們姑且承認政治進化有一種不依個人與偶然事件的本身趨勢。然而此種本身趨勢，是不是依着經濟現象而進行呢？似乎不像，有許多不同的因素能夠同時入於一個舞台之中，例如「行政」行政制度，如白來錫希所說，常常自己逐漸完成；法國十八世紀的君主觀念雖然低弱，而君權的行使却能自己改良的，各部衙門及各觀察使的衙門都逐漸做到相當的效能（Efficiency）（註八）。經濟事實之施政治進的；但經濟事實以外，也有其他可以影響政治的東西。

反過來說政治上的大事如戰爭，侵畧，征服等等也貢獻很多於某國和某國的經濟狀況的改變，與征服，大大的減少了國內的中產階級農業者，擴充了大地產（Latifundia）的數目，增加了意大利農產品收穫（註九）。

在近代史上，是不是十八世紀英國貴族的政治勝利，產生了圈地（Enclosures）運動，使得農民地產

減少，大地產增多呢？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的戰爭，是不是貢獻了許多於德國農奴制的步呢？是不是爲了要消滅法國的貴族制，必須有一七八九年的政治革命，這個在局部上由經濟及社會的原因激起的革命？（註十）

這裏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普來康諾夫（G. Plekhanof）在他著的俄國社會史序論（註十一）完全採取了歷史唯物論，差不多如同奉爲經典（註十二）一樣，但因爲他是一個小心的學者，所以反而寫出不少確與歷史唯物論相衝突的史實。例如，他指出遊牧民族之征服「乞也夫俄羅斯」（La Russie Kievienne），使得該地居民遷移到北部西北部，因此決定了俄國文化的落後及農民階級的屈服。莫斯科諸帝的俄疆的擴張，很影響了俄國經濟及社會的進化。同樣的，是俄國對西方的鬥爭。由於對外政策的原故，大彼得歐化了行政與軍隊制度，其結果之一是給了貴族以地產權的獨立（註十三）。農民問題及地理的上龐大空間，也是如普來康諾夫所說，施了很大的影響於俄國政治進化的全部。

德國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一方面取消了加於農民之上的政治的限制，一方面又規定了工業的工作時間，及獎勵勞動的組合，的確促進了這些社會階級的經濟改善不少（註十四）。

歷史所表示給我的，是不是政治現象與經濟現象間的作用與反應，而分不出那一個是更爲主要呢？

事實真相（La realite）比馬克思所能猜想的要複雜得多。

至於經濟現象與法律現象的關係，就更爲密切了。但我們能不能說後者是一定爲前者所支配呢？第一，所有關於家的法律並非完全由於生產的需要而決定。宗教的儀式，尤其是葬禮，如顧朗其一書中（Fustel de Coulanges）在古代城市（La Cité antique）所舉，於政治法律的組織上極有力量。財政制度的本身也不是由於經濟現象來的（註十五）。農民問題的歷史中，尤其充滿了這兩類現象的錯綜。財產制度不僅是由於經濟現象而來，政治的事實，如征服及侵畧，也輪流作用於經濟現象。

我們還可以說，這個天性保守而常常代表過期事物於法律制度，具有延緩經濟進展的能力。這一點馬克思是很熟習的，因爲他認爲財產制度代表一個過去時代的生產方式，與現在的不相合。革命，照他說，就是這個均衡的毀壞。

我們可以看出各種不同現象之相互影響了。至於確切規定牠們的數量（Quantum），那是一個極有劇烈的感情作用的，加於歷史家身上問題。這個問題還沒有到能够解決的時候。

我們不要忘記，如孟憐（A. Menger）所說，馬克思有看輕法律事實的趨勢。因此他從未忙於決定他所夢想的社會之中的公法及社會主法（註十六）。

（註一）例如塞列格曼：前著

（註二）論近代思想事變之行程，（Considerations sur la marche des idées et des événements）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巴黎、1872頁以下。

(註三) 亨利撲蔭開雷 (Henri Poincaré,) 科學與方法 (Science et Methode) 1907、頁90。他以爲「偶然」就是「小因生了大果」。

(註四) 賽奈保：現代歐洲政治史 (Histoire politique de l'Europe contemporaine) 第七板，1926頁12—22

(註五) 歷史進化論 (Vom geschichtlichen Werden) 司徒加特1925——192611卷，八開本。

(註六) 關於拉夫洛夫之思想，看拉坡坡耳：作爲進化科學之歷史哲學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comme science de l'évolution) 第二版，巴黎、1925頁259—280。

(註七) 看著者歷史之進步觀念一文。

(註八) 費奧未 (P. Violet,) 王國及其大臣 (Le Roi et ses ministres) 巴黎、1912。

(註九) 布老克：羅馬共和國 (C. Bloch, La République romaine) 巴黎、1912。

(註十) 看著者之歐洲十八十九世紀農制史大綱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en Europ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巴黎、1931。

(註十一) 法譯本，巴黎、1926。

(註十二)「我是出發於歷史唯物論，心不能定物，物能定心」

(註十三)米也(Miller.)中俄羅斯農制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agraires de la Russie centrale)巴黎，1929，苦力秀(Kulischer,)俄國文化史(Russ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支那1925。

(註十四)拉普開斯(J. Lapkes,)十八世紀末年一九二六年之德國農業手工藝(La Main d'oeuvre agricole en Allemagn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jusqu'a l'annee 1926)巴黎，1926，頁116以下(南錫大學農專論文)。

(註十五)費奴格拉道夫(Vinogradoff)習慣與權利(Custom and Right)奧斯羅，1925。
(註十六)勞動獨有產品的權利，頁233以下。

第二章 宗教的及智識的現象

宗教的事實是否爲經濟事實所支配呢？馬克思弟子們所持的關於歷史的論調不見得怎樣圓滿。拉布力奧拉竭力說明，基督教的歷史，差不多全部份是可以以財產及勞動組織的進化來解釋（註一）他以為只有這些，可以剖解如何起初基督教的「平等的社團」會變成一種嚴格的，寡頭的國家式的組織，充滿政治作用，而代表社會上的保守勢力保守於。拉布力奧拉沒有注意到宗教的信仰，也沒有注意到政治的因素。

但是全部教會的歷史，表現了信仰心所佔的重要證明拉布力奧拉的見解是錯誤的。他至少有一部份錯誤；因爲教會之與俗世相混，是一個政治事實。我們不能否認教庭，主教，寺院等之成爲財政的很大勢力，之受經濟影響，之於某種意義上助成了資本主義的長成，雖然牠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牠反對利息借貸及高抬價格（註二）。比唯物的解釋要錯誤的，是一流舊教作家如揚生（Jansen）牛曼（Newman）等人的觀念，他們以爲宗教貴族比凡俗的貴族待農民更爲寬大，更仁慈。更錯誤的是楊生的意見，以爲許多主情改革的異端份子，鼓動十五十六世紀的社會騷亂；我們只須提一提路德在一五二五年對農民戰爭

的所持的反對態度（註三）。在這種信仰熱烈的時代，一切社會的騷動，當然不免要帶有宗教的色彩，未必全爲異端份子所鼓動。

我們也要留神，不能閉眼承認一般歷史唯心主義或歷史唯心論的肯定。他們隨着費布（Max Weber）特約也期尊之後，以爲加爾文派（Calvinist）尤其是清教徒的宗教理論很有力的助成了近代思想的形成，儘管這句話內部也策一小部份的真理。但是「資本主義腦筋」的形成，松巴（Sombart）以爲清教徒及猶太教徒在天秤上加不了若干的重力，重要的影响是來自真正的經濟現象，例如新世界的發現及隨之而生的金銀的洋溢。總之，在這一點我們駁不倒唯物論者。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何能只承認階級的道德呢？恩格爾斯自己也說有許多思想家與道德家超出了階級道德之外，而所守的是一種真正的「人類的」的道德。

科學與及普通哲學的的確確也是超出經濟現象之外的，牠們都屬於精神的領域（註五）。

無疑的，經濟活動的進步會助成智識的解放。這就是意大利從十四世紀起，荷蘭從近代初年起，之所以成爲科學，文學，等藝術的選土，文藝復興之所以在兩地繁盛而深切。泰奴（Taine）在他的藝術哲學中已經很小心說過。（註六）這也是個可注意的事實，荷蘭藝術極盛時代，若不多恰在十七世紀，這時候正是牠的商業活動發展得可驚的時候（註七）。無疑的，這不是一個絕對的規律，統一的德意志

於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在經濟上如此興盛，設有產生一種著作家與哲學家的興盛，如像十八世紀比較窮困的德意志所產生過的一樣。並且現在美國的科學藝術的開展似乎也趕不上與牠的異常的經濟進步相符。美國的一切都有「系統」，確是一個整齊的國家。歐洲的「紛歧」雖然於物質的生產不利，在另一方面都大大的幫助了文明的培養。並且呢，精神是隨意所之，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天才不是由於伊利莎白時代經濟的茂盛；拉辛 (Racine) 及莫里哀 (Moliere) 也不是由於大王 (魯伊十四) 朝廷的繁榮。

另一方面，馬克思不是暗暗的想發揮一種很直接的影响於社會革命嗎；他不是一方面雖認此革命為命定，一方面又不斷的去催促牠？不然的話，他不敢作鼓勵社會主義的宣傳，不敢幫助工人的組織，也不致很高興的祝賀第一國際的誕生了。這裏，便是上層建築 (Oberbau) 影响下層建築 (Underbau) 了 (註八)。

(註一) 拉布力奧拉：社會主義與哲學，頁147以下。全章的觀察都甚精湛。在騷海 (G. Sorel) 的古 (La Ruine du monde antique) 中經濟問題施於教會之影響非常混雜難見。

(註二) 亞希來：英國經濟思想史 (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de l'Angleterre) 法譯本，卷二，頁43以下，湯乃：宗教及資本主義之興起，倫敦，1926。

以子之不才，敢子
指而子有力

致

部

(註三)看極精彩的古爾吞(G. Coulton)·中古村莊(The Medieval Village)1525(尤其是附錄第三十七,頁540—543)

(註四)關於此題,看費布,新教的倫理及資本主義的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1904·1505(出版於宗教社會學文集中(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士朋亨,1920)·特老也期:基督教及基督教會之社會的教訓(Die sozialen 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士因亨1912·松巴:猶太及經濟生(Les Juifs et la vie économique)1911,法譯本,1923湯乃,前著;著者之在什麼地方猶太 和清教徒幫助了資本主義的進步一文(Dans quelle mesure les Juifs et les Puritains ont-ils contribué au progrès du capitalisme?)歷史評論(Revue historique) 1927年五月。)

(註五)拉布力奧拉:社會主義與哲學(頁162)他以為單知道了雅典的經濟組織是不能懂得柏拉圖的唯心性的對話的,但是這一個柏拉圖也不能同他所生長的空間分開。

(註六)皮海:比利時史(Histoire de Belgique)卷三·考特(Hald van Kolt)·文藝復興起源之間

題(Le Probleme des origines de la Renaissance) 歷史綜合評論(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 1934, 六月·赫奴特(A. Renaudet,) 「神書」及道斯坎繪畫中之東方的影響(同書 1925年十二月)。

(註七) 著者之荷蘭十七世紀末之商業活動一文(L' Activite commerciale de la Hollande a la fin du XVIIe. siecle) 政治經濟評論1926年份)

(註八) 參考新酷非期關於此點公正之意見，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

第三章 社會階級，階級意識及階級爭鬥。

社會階級這個問題，馬克思已經提示得這樣明顯（註一），我們可以來更切實以討論。

社會階級是不是照他所說，從生產的形式中演變出來呢？這是很可疑義的。有人已經指出，古代所存在的奴隸制度，並不與「經濟」相應主人很可以不必顧慮到生產的效率而雇用工手。勞動的法律形式也是次要的問題。在希臘奴工之自由工同樣重要（註二）。安得來說得很對，生產形式與分配形式是很不同的東西；人對人的掠奪是由武力而來的（註三）。但是奴隸制之進入農奴制，及農奴之解放，似乎應該歸納到經濟的原因（註四）。要知道經濟事實與社行事實的相互關係究竟如何，是個很困難的問題，只有用很多的科學研究，才能够解決。

我們現在可以說的，是：很久以來，法律限制較之經濟限制更能造成階級。而且將來大體上也應該如此。印度的階級不是最能代表階級區別的麼？但是近代的民主政治已經取消了法律上的階級界限了。以後單靠經濟的界限，階級是否還能存在，是個問題。與馬克思的想法與此相反。其實資本主義已經化

除了階級，因為牠促進個人主義；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社會上階級的不同却是最小（註五）。

如果櫛括言之我們自然可以把「無產階級」「資本階級」相對比；但是這兩個名詞還是抽象的名詞。資本主義的真正基礎是「投資」「投資」比牠的「生產過程」重要得多，所以各大公司一天一天變成非個人的，不記名的事實。馬克思早年眼中只有這個「生產過程」終於不得不給投資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在資本論第三卷。（註六）我們念到：

「由於營業的損益而生出來的動產與股票的升降，及股票之向鐵路大王們」手中的集中越來越凶成爲賭博。獲利的不其是資本家與勞動者。這個無形的幻想的財寶，不再是個人的財產，而是銀行的資本之一部份。（註七）

因爲許多薪工者多少能夠得到這些股票，當然的是極少數——那麼，資本與勞工的相反便帶上面具了。我們知道有許多保守主義的理論家便可藉以推說到，勞動者與他人一樣可以有資本了。這種狡辯（註八）不能發生，假使不因爲資本家勞動家的已經不再是法律的階級，儘管他們的相反爲面具所蒙，他們實際上的相反還是依然；資本的權力，只有更可畏。（註九）

我們然後便可以解釋階級意識，這個十九世紀才真正出現而又是工業集中所助長，本身爲資本主義產物的東西。階級意識的覺醒，是由於社會主義的，革命的宣傳。費斯蒂（O. Festy）（註十）很細

密的指出法國的七月革命，第一牽入的是巴黎的小工業的工人，他受了新思想的激動。英國的工業比法國的進步得多，而工人之團結一致的自覺却遲慢得多。雖然英國有憲章運動（Le mouvement chartiste），但是自從一八三九年以後一班的職業組合（Trade-unions）便冷淡了。其中一個鬥士說出下列的話，這些話很有關於所謂的工人階級的統一性；註（十一）

「憲章主義只能在工資最少的工人羣中得到一致的贊成。每星期工資三十先令的人對於十五先令的人之不關心，正如同這些人對於五先令六先令的人的不關心一樣。勞動者羣中之有一種貴族，已如資產階級中所有的一樣」。

這種意識，在十八世紀當日很暗淡，而慢得很的從「意識落後（Subconscient）」，（註十二）的境地向前進步，雖然是一八六四年國際的成立，很促進了工人階級集團利益的意識，但是這顯然是社會主義理論家的，尤其是馬克思本人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層的觀念理論可見有很大的力量。來錫希（註十三）說得好，馬克斯自己的行動給他的歷史唯物論一個揭穿。

我們現在進到階級鬥爭的問題，這個問題如共產黨宣言所示，在馬克斯主義中佔第一等重要性的位置。馬克斯以爲階級鬥爭是早就永久存在的。在階級鬥爭裏面可以找到一切政治事變，尤其是革命的鎖鑰。他甚至認爲這是進化的條件。

這個見解似乎已被世界史駁倒，而關於世界史的知識，馬克思是很不夠的——例如羅馬的平民與貴族之鬥爭就並不是完全由於經濟的原因，在平民之中有很多富有的，在貴族之中有很多貧窮的。當然，平民之中是貧窮的多，而債及地租佔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平民中富人與貧人之間，是有一種合同；就是前者是爲了得人心及爭政權而與後者聯盟。（註十四），窮人呢，照布老克（Blöcher）所說，「拿他們人數的權威去幫助他們無關的野心家，而藉以謀取政治的及社會的利益。因爲兩者互相扶助向勝利的目標進行了」。

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戰爭之中，兩方都有屬於各種不同階級的人物，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各次革命中，主要的是宗教的及政治的革命，社會的問題佔了很少很少的位置，雖然有特殊的小派系（如 Levellers 及 Diggers）佔了舞台的一角。法國革命中確是有階級的對立，但總之很是空泛而不純粹，所能見的問題只是一個關係輕微的糧食供給問題。（註十五）

在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書中，（註十六）馬克思自己承認，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奧地利時資產階級永也不會看見工人有階級的行動，或是爲階級的利益而奮鬥。」

載來夫斯基（J. Delavsky）在一本新書（註十七）中，竭力指出階級的經濟對立之外，其他許多各種的對立。他說：「還有種族的民族的鬥爭。（註十八）他甚至說到無產階級中間也有許多的對立，例

如對外國工僑的仇視，本國工界之有工人貴族，對女工人反對等等。並且他還告訴我們，有許多時候利害之相同使廠主與工人聯在壹起，他很喜歡談黃色新狄加，說這常常是由廠主及反動的工人所組織。——無疑的，像這一類的問題，很值得把階級之中的複雜情形表白出來。

但是就大體論，資本家一天一天的露出權威，工人階級慚慚也就團結一致。至少是在某一些的国家裏（註十九）在這一點，我們不能忽視工業堡中的力量，大企業中的工人擠在近代工業都會的工人蜂巢中，自然要互相覺察爲手足，比分散的工業要進步得多，交通路道的大進步，新聞紙印刷的行動，更加緊了他們國內的國際的牽連。

（註一）普來康諾夫在他的歷史的唯物論說得很對，法國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史家如給梭（Guizot）底艾列（A. Thierry）及米奈（Mignet）等對於階級的衝突已很重視。

（註二）給貨（P. Guiraud，古代的經濟研究 *Études économiques sur l'antiquité*）頁13及46，戴來夫斯基社會的階級對立（*Les antagonismes sociaux et les antagonismes proletariens*）巴黎一九二四，頁一四八以下。

（註三）安得來：歷史之唯物認識，道學及立學，一八六七，頁六五二以下。

（註四）顧朗其：羅馬之佃農制（*Le Colonnat romain*），在歷史問題之探討中，巴黎一八八五。

著者之農村階級中，世之封域制度（*Les classes rurales et le régime domaine en France au Moyen Age*）巴黎，一九〇一。

（註五）參看著者之近代資本主義之起源（*Les Origine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註六）法譯本，Giard 書舖，第三卷，第二編，頁一九二。

（註七）同書，頁四三二以下：「能生利的資本是種新物教的被崇拜者，自動的生出價值，金錢增多無絲可尋。……金錢之變爲資本已不可見……」。同書，頁四九四，他又說，信用

「更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指針，牠能使賭博式的投資成一掠奪他人勞動，增富自己的巨靈，而使國富漸漸地爲少數人所有」。——關於潛藏的複雜的資本主義的組織，參看可驚的韋

瑟斯（*Withers.*）什麼是貨幣，法譯本（*Qu'est ce que la monnaie?*）巴黎，一九二〇。

（註八）特呂希（*H. Truchy.*）政治經濟學講義（*Cours d'Economie politique*）巴黎，一九二一，卷二，頁二四〇，在此地較爲更實在的主張：「我們不應該把經濟社會，看做兩個對立的人格，薪金與資本家，這一個賺的是那一個所屬的。社會產品之資本勞動分配說完全不能給出一個個人間財貨分配的觀念。」個人所得可以包括勞動與資本的產品。

（註九）馬克思以爲反無產階級的勝利可以制止一切階級的存在（哲學之窮困，頁二四三）。

(註十)「七月君國」初年之工人運動 (Le mouvement ouvrier au debut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巴黎，一九〇一。著者之「財舉君國」時代之法國經濟生活 (La vie economique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censitaire) 巴黎，一九二七。

(註十一)阿勒非 (E. Halvey,) 十九世紀英國人民 (Histoire du peuple anglais au XIXe. seicla) 卷二，頁三〇六。

(註十二)德曼以爲 (超過馬克思主義，頁二五以下) 階級意識本來純粹感情的，並且常較階級鬥爭爲遲出。

(註十三)歷史變化論，卷一，柏林，一九二六。

(註十四)布老克，前著，頁二五以下。

(註十五)考次基在法國革命時代之階級對立 (Die Klassengegensatze im Zeitalter der franzosischen Revolution) 說明在特權及爲特權兩階級，各有許多經濟利益不同的階級，並且「無短褲黨」當中同時有小資產階級，手工業及爲產者。

(註十六)法譯本，(頁六九)。

(註十七)社會對立及無產階級內部的對立。

(註十八)我們得註明馬克思(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頁九六以下)太輕視了斯拉夫族居民之民族感情，他以爲他們全靠俄羅斯爲後援。至於波希米，「牠從此只該成德國的一部份」。

(註十九)戴來夫斯基也堅持着說，大戰時許多國家，尤其是德國工人同他們的同胞取一致的態度。由此可見工人階級以國際運動之難，爲此更强的組織，是必要的，但若有更强的組織，一切戰爭恐慌會沒有了。——關於工人階級的民族之對立，見德曼前著，頁二五七以下。

第四章 革命及歷史上的禍變觀念

歷史上有沒有
真由來由於經
濟鬥爭的回憶

有沒有全具內戰特徵的鬥爭呢？這就是革命了。但是，直至今日，歷史還沒有保存過一個真是由於經濟鬥爭的革命回憶。甚至那些確由於經濟的社會的原因而激成的所有的特徵，也還是政治方面的。革命所造成的，第一結果，也是政治方面的東西，例如現有政權的打倒或根本摧毀。

法國革命是
要政治改革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法國革命。在一七八九年的人民請願書中，各個階級都一致要求憲法及行政改革。第三階級團體反對特權階級；第三階級，就是說，國民的大多數，所包括的各種階級，聯合一致要求法律與納稅的「平等」，以及「封建制度」的廢除。

七月革命也
是政治革命

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也是一個政治的革命。完成這個革命的牠的是巴黎的小百姓；但是我們知道，指使小百姓的却是資產階級。也是在這個一八三〇年，比利時人因為不滿意于所鄙視的荷比合併，所以

比利時革命也
是全國性的國民運動

起來反抗荷蘭；但是就經濟而論這個合併却是有利于比利時人的，（註一）。關於這個比利時革命，皮海（H. Pirenne）也說，戰士中無甚階級，工廠工人，只佔一極小部份，簡直是一個全國的國民運動。工

人們大體確是困苦，但是我們在他們中找不到一點社會革命的精神，他們開始此項行動只在一八三〇年的變動之後。比利時人在一八三一年所票決的憲法，是一個財產選舉制的憲法，而沒有一個工人表示反對。皮海說，「社會問題還沒有成立，階級精神還沒有產生，所看得出的只是政治問題。法國壹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克來米(Albert Cremien) (註二)證明得好，也是個不但爲了小民的而且是爲了全國人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一致的向保守的王國攻擊。大部份由資產階級組成的國衛軍(La garde nationale)出力不小。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的經濟恐慌，雖然是革命的很深的原因，但是社會主義的及民治主義的鼓勵，也不能絲毫不計，並且當時人民普遍的深切的對朝廷不滿意。

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雖今日太近，我們還不能得到很明確的歷史概念。但革命的第一潮很像是全國相繼的反俄皇的運動；至於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則很像是一種少數人的黨派要奪政權，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之說說其連之其意者皆謂其政，而之說其連之其意者皆謂其政，而之說其連之其意者皆謂其政。)

馬克思在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中也說，在德國尤其是在奧地利，一切的階級，除了貴族及「文武官吏」之外，都是反對政府的。他說：(註三)

「這差不多是一切革命的命運，各不同階級的不能經久聯合(這聯合至於某種程度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條件)(註四)。對敵人差不多才得了勝利，勝利者自己已分成仇視的壁壘。是這迅速的，感情的，階

法國二月革命
也日了了全國人

俄國革命第一潮之

相繼反俄皇

法國革命第一潮
階級都反對政府

級對立得到發展，使得革命在陳舊複雜的組織中成功大的政治的社會的進步；不斷有，激烈的各想爭權的新政黨之產生，使得一個民族在五年的震撼句之中，進步比平常一百年還要多」。

這是在許多點上一個很深刻的觀察，但也是個引起討論的問題。

令人注意的是，法國革命既產生於社會衝突，而牠所變換的法律制度多於經濟制度；貴族權利的廢除：國產（*Les biens nationaux*）買賣特別的增進了農民的財產，因此加速了已有的進化；但是農業生產的形式依然與舊古制度時代（*L'ancien regime*）一樣，工業的組織也未曾變革，這些法律的改正終於影响到法國的經濟狀況，但是，是間接的。就法國革命的直接結果而論，牠有個政治的，法律的重要性，而沒有經濟的重要性（註五）。

一點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馬克思的禍變革命說，由於他的階級鬥爭說而來，才生出這個以為一個社會制度忽然地能變成另一個相反的社會制度的論調。這樣的見解與歷史的實際似乎很相違反，因為一切的變革常常是進行得很慢，甚至在大的革命之後，舊制度的痕跡還是存在，本來制度還要等待很久才能出現。因此，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之後，到今日還是有小手藝的存在，雖則大工業終將取而代之。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工業在十六十七世紀也已經開始出現了。（註六）我們看得出，禍變見解是直接淵源於黑格爾派辯証法，黑格爾洋辯証法主張矛盾同體；當然理論要與事實衝突了。

並且馬克思完全忽視了革命與進化的關係。革命破阻了進化呢？抑或是增激進化呢？革命所加於進化的是什麼？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們此地只能舉一舉名詞罷了。

馬克思因為相信突然變革，自然他要把歷史分成若干期了，這就是他在資本論中常常提到「資本以前時代」了。但是「分期」一個名詞（Periodisierung）照德文說，是哲學家的事甚於是歷史家的事，因為歷史家由於經常同事實接近，更能認出事實的複雜，及籠罩事變與制度的煙霧。令人注意的是，特老巴期是以分期為歷史哲學的要務的一個人，他在將歐洲及附屬的美洲的歷史分期的時候，感覺到異常麻煩，而他的困難到了近代期更甚（註七）。

（註一）皮海：比利時史，卷六，布魯塞爾，一九二六，頁200以下。

（註二）二月革命，巴黎，一九一二（文科博士論文）。

（註三）前著：頁61。

（註四）重線條著者所加。

（註五）看著者之十八，十九兩世紀農制史大綱。——注意，在復辟時代之經濟情形極似革命前之古制。參看著者之財產選舉制君國下法國經濟生活。

（註六）參看哈密爾吞（Henry Hamilton,）英國銅工業至一八〇〇年（The English Copper

Industries to 1800) 倫敦一九二六；及阿希吞 (Ashton) 工業革命中之鋼鐵工業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九二四。巴特 (前著，頁 58 以下) 以為就是階級鬥爭，大概他又是結果於協調，例如羅馬之平民貴族之爭，及法國革命等。

(註七) 參看特老也期：歷史學及其問題。再參看歷史綜合派近來之討論 (歷史綜合評論，一九二六，六月) 參看著者，歷史之分期 (La Division de l'histoire en périodes) (同書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及其羅：論歷史的分期 (Veber Historische Perichiesierungen)，柏林一九二五。

第五章 歷史的經濟解釋·在什麼地方牠是合理的？

儘管歷史唯物論引起了許多批評，我們應該承認牠藏着真理的一個強有力的部份。並且牠在結果上，很有效的刺激了經濟史的研究。

半世紀來，有許多絲毫不會牽入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的歷史家，表示贊成歷史的經濟解釋（註一），我們先舉羅解斯（Harold Rogers），（註二），他甚至都沒有提到馬克思的著作。他不以為經濟現象是歷史的下層建築，可以給以第一位置：他說。（註三）。我深信，把歷史中去了經濟事實，是使得牠乾燥而缺乏堅固耐久的根基（註四）。

而他只是個不倦的搜考家，不是一個強有力的史才。有名的史家亞希來（Sir William Ashley）從十九世紀來期就從事說明經濟與歷史的第一籌關係，儘管他並不相信經濟現象能支配一切其他的歷史現象（註五）

從十九世紀的最後五分之一，我們看見許多歷史家，尤其是德國的，放棄朗開（Ranko）式的政治

此書實物論
乃係作

史國家史，而開始研究集團的事實，即文化史，在其中給了經濟現象一個大的位置，這些新趨勢，很光彩的爲一班學旨確定了，如白來錫希（註六），高坦（Eberhard Gothein）（註七），尤其是朗勃來希特（K. Lamprecht）他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出版了六大本德國史（*Deutsche Geschichte*）。要不要我們忘記，法國大歷史家顧朗期在古法蘭西之制度（*Institutions de l'ancienne France*）書中，所研究的最注重社會的及經濟的事實。三十年來，各國的經濟史可喜出得很多。

經濟現象確是很能影響其他事實及歷史的進行。假使我們不知道一個社會的勞工組織，工業制度商業制度農業制度，怎麼能真懂得這個社會？對於一切的社會都是如此。普伊十四朝的戰爭，有人說，是由于皇室的內幕陰謀，實際上重大原因之一是歐洲各大國的商業競爭。（註八）。新世界的大發現與爭佔，於十六世紀以後的世界史有巨大關係。如此的例子，是舉不盡的。

至於宗教現象，雖不能過份的說是全由經濟現象所支配，但確受地理空間及社會組織的影響。就是這個影響，照賴飛（Sylvain Lévi）（註九）說，可以解釋印度婆羅門教的持久。這就是少數亞里安人（Aryans）來到廣大的印度，周圍都是野蠻的黑種民族，天氣又是極其難受，受了有階級制度的婆羅門教，他們才能够維持了他們的文化：「婆羅門教是社會秩序的造成者，終于和牠混和了」。這也是個社會不同，現象錯綜的一個例子。

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 (L'humanisme) 和宗教改革的不同的命運，可以用經濟因素來解釋。十六世紀的第一個三分之一，兩個運動完全聯絡一致對敵中世紀留下來的抵抗力；自一五三五年以後，兩者的分歧便日甚一日，這些分歧無疑的有思想上的原故；改革家以為自由思想應以聖經為限度，人文主義者却以為思想不能向任何的權力低頭。最終呢，改革派隨下爾文 (Calvin) 進至一個新局面時，最開通的如拉布來 (Rabelais) 也不能如意了 (註十)。——但是人文主義之所以驟然傾頹是由于牠只純粹是一個要性，還是一件難事。這種比較重要性的^{大小}，隨時隨地不同。這裏我們再舉一舉白晉斯坦的公正意見。他說，人們今日對經濟有很大的注意；便以為今日的經濟所佔的位置，比往日重要；其實，科學與藝術在今日之依賴于經濟比往少得多，這由于經濟區域的擴張，決定論因而減削獨立性因而增多。(註十四) 在經濟一類的知識中我們只能有一切是不可能的 (註十五)；各種的現象太錯綜，不易分出因果，重要的是，已經有人提出來這個問題。是馬克思和思格爾斯第一次將牠明白提出，我們應該感謝。

思想上的努力；改革運動則有世俗的政治與物資後換；路德主義在德國端典之成功，由于當地的王公要藉此收得教權教產以加增他們的世俗勢力。同樣的理由可以解釋英國國教，甚至下爾文主義也是一天一天的與物質世界相混合，一天一天的改變 (註十一)。但是較純粹的人文主義，也有牠的時代，不過來得較緩罷了。

我們還得注意，經濟現象比其他的較爲不受偶然事的搖動，受人物的支配較少。牠們多少可以入于統計，雖然不能形成嚴格的定律，至少可以表露進化中某種趨勢（註十二）。歷史科學有賴于經濟現象而成熟，甚於那較易偶然事的影响，較不規則的政治現象，那末，經濟現象之貢獻于歷史的探討，超過一切其他現象了（註十三）。

自然，要嚴格分別經濟和其他現象的比較重

（註一）看塞列格曼，前著，頁109以下；新酷非期，前著，頁40以下。

（註二）歷史的經濟解釋，一八八八，法譯本（L'Interpretation economique de l'histoire）Castelot書舖，一八九二。

（註三）同書，頁22。

（註四）皮之，肯林汗（Cunnigham）在英國工商業之發（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書中以經濟現象總結爲環境所直接決定。

（五）發展史（Ueb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在德國歷史雜誌中（Deutsche Zeitschrift fu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一八九六年九月。

（註七）文化史問題（Die Aufgabe der Kulturgeschichte）一八九九——關於此點，參看皮海：

德國史學界之一軍戰 (Une Polemique historique en Allemagne) 在歷史評論中一八九七年第六十四卷，頁50以下

(註八) 克拉克 (Clark) 英荷聯盟及對法蘭西商業戰爭 (The Anglo-Dutch Alliance and the War Against the French Trade) 一九二三；及艾青加：一六七二年戰爭之原因 (Het Voorspel van den Dorlog van 1672) 荷爾蘭，一九二六。

(註九) 印度與世界 (L'Inde et le monde) 巴黎，一九二六。

(註十) 看菲賽 (Henri Hauser) 論法國之人文主義及宗教改革 (De l'Humanisme et la Reforme en France) 在法國宗教改革研究中 (Etudes sur la Reforme française) 巴黎，一九〇九。

(註十一) 看赫奴待：艾拉生之宗教思想及行動，根據他的書信 (Erasmee: sa pensee religieuse et son action d'apres sa correspondance) 巴黎，一九二六，在歷史評論社叢書中。艾生調和路德與教會的失敗，是因爲他與政治權力，物質的勢力，相衝突。

(註十二) 看古諾，前著，及著者古諾之歷史哲學 (remarqu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Cournot) 歷史連貫評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註十三) 看著者之歷史中之進化觀念。

(註十四) 白音斯坦，前著，頁以下。

(註十五) 賽奈保以爲經濟生活之現象，完全爲政治現象所支配。見其前著，頁以下：「這個危機，這個使我們受苦了十年的危機，的確是由政治而來，使得我們覺得同等的偶然事件無決定別的民族的命運，使得我們承認，政治的表面現象如何的支配深在的經濟，知識及社會的現象。這是說，偶然事件與式合佔着頭等支配的位置，因爲「一個微弱的偶然，已經够搖翻」政治現象的平衡。

結 論

馬克思的嘗試之所以成爲部份的失敗，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了。他的理論很有力量，但我們可以第一怪物不純粹超然的科學的產物，馬克思把牠當爲一個政治的社會的戰爭之中的武器。共產黨宣言的內容便是最好的證明（註一）。第二，無疑的，牠主要的缺點，是出發點不是事實的研究而是一種成見，先有了一個成見，馬克思和恩格爾斯才隨着去找過去的與現在的事實，來證實牠，又不免爲了成見而犧牲這些事實。實際上馬克思的理論之依靠哲學，始終甚於依靠歷史，而常常有混淆這兩門學問的趨勢。

我們不要忘記，馬克思早年的師傅原是黑格爾，始終未嘗背棄黑格爾的辯證法。他說他是採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反面。他不是沒有理由，因爲黑格爾是從思想中得到一切實際，而馬克思却以爲物質是一切觀念的下層建築。但是追根究底兩個人的方法還是一樣，因爲兩個人都是要從一個唯一的來源來解釋一切。由這一點我們可以認爲他若不是一個唯心主義者，至少是個「唯心論家」。這便是他雖然對過去與現在的事實有澈底的了解，而他的理論常常與複雜而錯綜的事實相衝突。甚至他的如此深入如此科學的資本論所依據的假設，也大部份是玄學性的。——人們自解說，他的唯物的歷史解釋，特別是階級

鬥爭說，抽象的起來比就實事來考究更爲邏輯而真實。馬克思很誠實的以爲他的主義是真正科學的，而且盡了科學一詞所含的意義，他相信的不但可以解釋社會的及經濟的事實，並且還可以創造定律，預言未來。拉布力奧拉（註二）宣稱，「批評的共產主義能預言未來，這預言而且可能不是抽象的，因爲牠是根據由經濟下層建築看出來的歷史的自在的必然定律」。恩格爾斯自己也說，馬克思找到的歷史唯物論定律，是和牛頓（Newton）地心吸力定律同等的大發現，恩格爾斯把理論當做了定律。其實在歷史中是沒有可以關言未來的定律的，的確是由於他只顧到片面的前提。

在哲學之窮困中，（註三）他說，「手拉的風箱給你君主，正如用汽力的風箱給你工業資本一樣」。在資本理論中也說：

「工業立法是社會施於自然的生產形式的第一次有力的反動，這正如同棉紗，自動機器及電報一樣，是大工業的必然結果」。

安得來強烈的責備馬克思的這樣「決定論」（註一），說「歷史家並不能親自直接觀察事實，便不能够產生「決定論」；沒有一種科學再比歷史帶有觀念性了，因爲唯有歷史是與實體無關的」。安得來這個理由我們不覺得充份，歷史的事實雖都僅是間接記下來的，但是牠所欲表達的終究是實際。並且我們知道，準確性的科學（Sciences exactes）尙且是要把事實求入於理性。在某種意義上，安得來與馬克

思兩人的學問一樣的帶有觀念性，而且甚至於有玄學的原素（註五）。歷史中決定論之不可能，却有一個別的理由，因為事實太複雜了，因為偶然事與巧合的事變太多，所以不能定出進化的定律。

唯物論之大缺點，是牠的一面性，牠只看了事物的一面，因為牠犧牲了法律的及觀念性的現象。另一方面，歷史唯心論，或歷史觀念主義，也是一面的，而且更狹窄。我們知道有一類歷史家，有意或無意的，主張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思想團體及秘密結社的成就（註六）。他們有意的忽視無數的現象，以及激成革命的深切而直接的原因（註七）。甚至十八世紀有力的思想運動，使得人們充滿對現政治社會一切制度發生變革的要求，也不能認為是革命危機的真正動力，因為有別的勢力也入於舞臺之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舊度時期」經濟上受苦的社會階級。到了革命既發之後，十八世紀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思想才促成了革命的某種方面（註八）。但是，總而言之，歷史唯心論比 唯物論的觀點尤其狹窄（註九）。

因此我們得承認，這個理論，照他們的發明人（註十）所述（比某幾個過份熱心的弟子要寬大而不頑強得多），實在是一種強有力的建設，包括着許多堅固的材料與可注意的一部份的真理。歷史唯物論，或是，照人所更愛說，歷史的經濟解釋，貢獻於歷史研究不少，並且永將如此。牠雖然由於其發明人太相信歷史的經濟的定律之存在，而致不能完全滿足歷史家的批評，而且與實在事實相衝突，但是牠至

少幫助了我們了解過去與現在，幫助了歷史重入於科學之羣。

(註一)看安得來：共產黨宣言序引。

(註二)歷史的唯物認識，頁275。

(註三)法譯本，頁151。

(註四)歷史的唯物認識，除前引外，頁657——658。

(註五)看馬也孫：前著及相對派演繹法 (L'a Deduction relativiste) 一九二五。

(註六)看他們最小心的一個，高卿 (Auguste Cochin.) 思想團體與民主主義 (Les Societes de

pensee et la democratie) 一九二一，思想團體與小不列顛地方革命之起源 (Les societes

de pensee et les origines de la Revolution en Bretagne) 巴黎，一九二五。再看馬但 (Ga-

ston Martin.) 秘密結社及革命之預測 (L'a Franc-maconnerie et la preparation de la

Revolution) 巴黎，一九二六。

(註七)看著者之秘密結社及法國革命之起源 (L'a Franc-maconnerie et les origines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在「大評論」中，一九二七年四月。

(註八) 看著者之法國十八世紀政治思想之進化 (L'Evolution de la pensee politique en France au XVIIIe. siecle) 巴黎，一九二五。

(註九) 看著者之「在什麼地方猶太人和清教徒助長了資本主義的進步」？一文。
(註十)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他們也借用了不少別的思想家的說法。

附錄

論唯物辯證派之歷史哲學

①前言——唯物史觀者，唯物辯證派之歷史哲學。就唯物言，經濟現象爲下層建築，文化現象與政治現象爲上層建築；經濟之發展與變動，決定文化及政治之發展與變動。尙辯正言，所謂經濟之發展與變動，乃矛盾式之經濟發展與變動。古昔之封建的經濟制度，包含反於封建之因素，積之既久，反於封建之資本主義制度，乃代替封建而興；而資本主義制度之中，仍有階級間之對立一如封建之時。從生產方面觀之，封建與資本恰爲「正反」，而自分配方面觀之，封建與資本又甚相「合」，此卽所謂辯證法之第一原則也。迨至資本主義時代，階級間之對立逐漸因工人之增多，有產者之減少，而日益尖銳，於是無產階級以其數量，獲得無形之優勢與力，而社會主義之實現，乃如瓜熟蒂落，成爲必然，此卽辯證法之第二原則也。就「整個」之歷史觀之，由原治共產社會而達於私產社會，是爲共產之否定，由私產社會再進而爲未來之共產社會，是爲否定之否定。若專就近代之歷史觀之，由封建進而至於反封建的資本主

瓜
始

義，可謂否定；又由資本主義再進而爲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亦可謂否定之否定也。此卽辯証法之第三原則。茲分別論斷如次：

①論經濟現象是否爲下層建築。——夫衣食既足，然後可語禮義，此一般人之恆情，亦卽經濟所施於人之影^響也。若布哈林氏（Bukharin），則推而廣之，謂人有賢與不肖，皆社會中之一分子，個人之心與作爲，莫不受社會環境之養成與刺激；而所謂社會，非泛泛之總稱，乃特別之小羣，小羣者，基於生產關係之經濟階層也。任何一人，其飲食所取，必由所自，或法勞心之人，或爲不勞而獲坐享房租、地租、股票利息、以及辦公費車馬費事業費之人，換言之，或爲生產者，或爲非生產者，其意識之形態，乃判若鴻溝。苟有人焉，位居剝削，而志在革命，則其歷史上之青名，得視其能否與勞苦羣衆拍合作以爲斷，此雖拉夫洛夫（Lavroff）之語，亦布哈林氏「克服階級意識」之字意也。

經濟既爲心理之主宰，則間接所形影於行動者自無問題。夫歷史云云，何一非人羣行動之痕跡，指揮此行動者爲心理，指揮此心理者又爲經濟，則經濟之爲基礎，似不待辯。况政治上朝代之興亡，宗教上派別之起伏，藝術上作風之轉變，社會上禮俗之因革，苟就唯物史觀之觀點以觀之，亦無一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階級與階級間，舊經濟制度與新經濟制度間，種種矛盾之反映也。每一時代人與人間之生產關係，構成於該時代之生產力及生產方法，如生產力有發展，生產方法有進步；則原來之生產關係不

能維持，於是或名之曰均衡突破，或名之爲矛盾尖銳化；社會之紛擾日甚，階級間之鬥爭日烈，政治上之秩序及思想界之風氣，俱受莫大影响。經濟之變動使政治、文化及其他一切隨之變動（譬如巨厦，經濟之構造爲地下屋基（Underbau），其他現象，則基上之樓閣（Oberbau）也。

然則經濟組織，果爲社會巨厦之屋梁乎？經濟情形之能影响於政治及文化，吾人自不能否認。而政治文化之能影响於經濟情形，其廣度與深度，並不亞於前者。雖馬思二人，亦嘗於晚年自認之矣。

若必欲維持上層下層之說，則須證明經濟之影响於政治文化，大於政文化之影响於經濟。就事實言，經濟現象之受制於心理現象，非維持其說者有人，抑且蔚爲經濟學中之一宗派。經濟現象之受制於政治現象，亦可於中日兩國維新運動之成敗觀之。兩國於鴉片戰爭以後同時維新，何以日本工業化之程度遠超吾邦？豈非滿廷之頹頹，與辛亥以來之軍閥混戰，有以使其然乎！若此者，皆政治情形之限及經濟發展者也。更就文化現象而論，經濟上每一重大事件，如海洋之偉蹟？苟無若幻發明家與探討家推動其間，則經濟本身之進步未必常能自發自激，以躋於今日之輝煌也。然則唯物史觀諸家，將以何術，使類此之互相影响之故事，成爲純粹片面的以經濟爲中心，以經濟爲原動力？其乞靈於辯証乎？亦未見經濟現象能由辯証律而同時發展也。

③論歷史進化是否依正反合之矛盾律而發展——以愚所見，無論整個之歷史進化，或分別的經濟進

步與政治進步，文化進步，皆未嘗確依矛盾律而發展也。歷史事實紛紜複雜。絕不重演。(History never repeats itself) 卽有似重演者，亦必大同小異，成大異小同，欲剔去其異，類比其同，爲實驗式之處理，以求得其定律，如理化科學，迄今尙未可能。進一步言，人類亦爲宇宙中之一物，宇宙萬物之運行消長，無不吻合於「道」，人類之歷史誠不能獨自外於斯「道」，怨而道之存在爲一事，吾人之已否具有明「道」之充分智識與充分能力，爲又一事。吾人固不能因尙味歷史定律之爲何物而卽謂一己之所假定，便是顛撲不破之定律也。

上項定律，據馬思自估謂其價值，同於牛吞萬有引力之發明，實則馬思二人之創爲歷史定律，初無若何豐富之史料，或精深之歷史智識等依據。以史學缺乏根底之人，縱談其「很新的功課」，而卽能創造定律，或運用唯物派之本體論，作爲唯物派之歷史論，「成見」之譏，良不能免。所謂「成見」(Dro-conception a priori) 與科學方法之假設，恰成對比。「成見」者，先爲臆說，徐集資料，合于臆說者雖膺必採，不合于臆說者雖眞必擯，要在最後結論，恰與初臆符契，絲毫無損于體系之完整。此于科學方法之先爲「假設」(hypothesis)，然後廣搜合與不合之材料，分別校訂其眞確性，其與原擬之假設相對勘，雖修正原假設之一大部份，或甚至推翻全案而不稍猶疑者，迥不相侔。

就正反合公式之本年而論：事之正者，其發展未必爲反，反者其內容未必仍能與正相合，或進爲合

辯証法是名
乃正確之道
又有一事

有正反之新形態；曠觀古今中外之史，事之由正而正者自之；由正而反，以返于正者亦有之；由正而反，以終於反而之能復正者，亦有之，安見其必爲正反合也？試例証之：合于正正正之公式者，有人類社會之論理觀現象：自有文明以來，人莫之知親其親，子其子，亦莫不以犧牲一己，扶助他人，爲高尚美德，皆所謁互古不變者也。卽就行爲而論，每一時代人羣之「所爲」，固先後不能相同，而人羣之所「能爲」，亦自古迄今不變。推而至于宇宙，宇宙之能力質量，亦未聞古今有何增減。此正正正之公式也。若正反正之公式，則先有民國十三年共產黨之擁護三民主義；民國十六年共產黨之攻擊三民主義。至于正反反，一反再反而終古不能復歸于正，則有陳炯明之始而服從總理，繼以背叛總理，終而反對總理，終而以至于死，成爲千古罪人，甯遺臭萬年而不願悔過自新。又有汪精衛之始而參加革命，勇于實行（刺攝政王），繼以利用革命，謀一己之私名私利，終于投降敵寇，自賣賣國！則又不僅爲正反反，可以目爲正，反，更反，之典型矣。其由反，反，以終歸于正者，亦未嘗無有，如吳佩孚之始爲北洋軍閥，繼以直接與革命爲敵，而最後于日寇威逼利誘之下，不屈不惑，大節凜然，其有功于抗戰，正不亞于殉職疆場之張自忠：可謂反，正，之模範。總之，事情演變，原有多方，執一以衡，謂必皆由正而反，由反而合，洵是難通之論。

若就整個之人類歷史，作綜合之觀察，則進化軌跡，當隨地域與種族之分別，而有不同。有始盛終

衰，始興終滅，得時則吞併弱小，稱霸稱帝，失時則一蹶不振，永失原有之地位矣：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四國是也。有始微終微，長爲小小部落，與外世無爭無競，于文化無大進退者矣，澳大利亞中部之棕人，北美洲北部之埃斯其磨人是也。又有由微而大，由大而盛。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民族之生命綿延數十萬年，愈久而愈有力，富于前途者矣，則吾中華民族是也。

言其抽象，則章學誠氏固已以盛衰興亡爲一陰一陽之消長，斯攀格勒化（O. Spengler）謂爲恰如春夏秋冬之循環。果任公先生則體味尤見深切，謂文明進展之軌跡譬如螺旋；凡此諸詞，陰陽也，循環也，螺旋也，其所含意義之富，俱非馬思二氏之正反合矛盾律可比。

以言具體，苟謂原始共產爲正，現今之私產爲反，未來之共產爲合，亦知原始時代，事實上果爲共產乎，抑根本其時尚無所謂產，難以言定其爲共產私乎？所謂未來之「合」，合共產與私產以俱有，如今日之蘇聯^之過渡狀態，抑爲完全共產，如共產黨人之理想乎？苟過渡而可以當此「合」，則此合非最後之合也；如純共然後可謂合，則所合者僅有「共」而無私，甯得謂之「合」哉！

④論由量變質說之不適用於歷史及此說之本身缺陷。由量變質云云，亦由矛盾律而來。馬思及其弟子以爲每一時代之經濟制度，可謂爲甲，亦可謂爲非甲，舊以外表爲甲，而內容包含非甲之成傷，所謂內在矛盾于以成立。此內在矛盾又日益擴展，其所以擴展則不得不有賴于所謂量之增加，亦即非甲成傷日

在子有
如春秋
學

估勢力，終使其外表全貌，由甲面變爲非甲也。

如以社會之構成份子爲例，自有私產以來，無論奴隸制度社會或（封建的）農奴社會與（資本主義的）工奴制度社會，莫不以生產工具之佔有情形分爲種種階級，階級與階級間之鬥爭，既爲矛盾之反映，實有助於此一制度之進爲彼一制度。洎于晚近，階級逐漸歸併，僅餘二大壁壘，鬥爭因而愈趨單純，亦即愈趨猛烈。于此，乃有「量能變質」之運用。資本必將集中，「無產者之階級不斷擴大，小資產階級，小工業家，商人，小地主，手工藝者，自耕農，俱將枯槁而死……昔年工人打倒專制君主與地主階級，今日工人將起而直接打倒資產階級本身……」。資產階級之失敗，無產階級之勝利，制不可免。此勝利之所以不必可免，新的共產主義社會之所以必將代替資本主義而興，純由于無產者人數之增多，「量能變質」，此之謂矣。

馬恩二人作文于距今一百年前，知資本之趨於集中，未知資本集中之際，又有資本分散之趨勢同時並存。公司人互相歸併者有之矣，廢棄之持心者亦未嘗不與日俱增也。又英國自一八五〇迄于一八八一年，三十年間，值工業化笑飛猛晉之時，而擁有一百五十磅至一千磅之家庭，竟由三十萬戶增至九十萬戶。五十年來三美國，工業進步之速，冠于全球，工人之數量增多，而純粹無產者之數量反見減少。美國以外，他國之情形難以具論，然亦未見任何一國無產者而佔全人口之比例，能成最大多數，藉以僅恃

其「量」，而可以一變其全社會之質也。觀於首次共產革命，乃發生於無產者人數極少之俄國，而獲得成功，則「質」之是否必由「量」而變，亦顯然矣。

恩氏又有所謂質量互通之說，大失黑格爾氏原意。黑氏之說，固不愧爲一家言，竊嘗以八字賅之：「有則言質，無乃謂量」。蓋純屬認識論玄學之範圍。若前段所述，無產者人數之激增，足以改變社會經濟制度之性質，甚至於使革命爲必然，則量之增，增爲甲，而質之變，乃變爲乙，令人有風馬牛之感，恩氏喜以水增熱度，便化爲汽作比，即使正確，亦未必能以理化原理，施之於史，况其說一究其實，無殊兒戲？（蓋所增之量爲熱力之量，非水之量。今有一桶水於此，雖增其量至一千桶萬桶，其爲水也依然。欲其變汽，必加熱而後可，然而究其本質，汽亦水也，水之質爲輕二養，變汽以後其質未變，其爲輕二養也依然。所變者形也，非質也。而况其形之變，亦非由於本身量之增加，實由於熱之增加。所增者熱之量，非水之量。）

（五）論「否定之否定」不足以說明歷史各階段蛻化之跡。——夫否定之否定者，本如數學上負數之負，仍歸於正，於「負五」之前，置一負號，其結果等於「正五」——（—5）=+5。以此公式施之於具有時間意義之歷史變化，實不可能。蓋千古既無同局，欲一變而反，再變而復其原，稍具常識，應知其誤，且與所謂正反而「合」^者之旨，亦相背馳。馬恩之所謂否定，一究其實，僅爲「不同」之代用詞，所

謂否定之否定者，不過用制度一變而爲乙制度，乙制度再變爲丙制度耳。意本如此，而踰越夙所標榜之辯證法，心有未安，乃姑以乙爲甲之否定，又以丙爲乙之否定，藉求曲成其說，初不問否定云云，爲小有不同，抑完全相反也。

竊嘗考之，人類歷史之進化，容因地理環境與民族智慧，而或有急進，或有緩進，或始盛而終衰，或始微而終大，然無論起伏如何，軌跡如何，其因其革，皆有多方面之原因，非可以「物極則反」四字加以概括，亦非抽象的玄學公式所得而預定。况階段劃分，各區域各民族之歷史，各各不同，進入某一階段之某區域，有終滯於此一階段者矣（澳大利亞中部之原始部落）；又有躍過一個階段或若干階段，進入另一階段者矣（如美洲殖民地之紅人，不必循序漸近即能由石器一躍而接觸時代鐵器）。

各區域社會之進步，既無共同步驟與相似的階段可言，此類階段之劃分又絕難純以經濟爲標準，于此而強言每一社會均由甲階段進至乙階段再由乙階段而進至丙階段，以吻合于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實鮮根據。夫所謂否定者，豈非由于所謂階級間之鬥爭日烈，已被統治之一階級成爲統治之階級乎，然而封建時代之農奴曷嘗能于次一時代（資本主義時代）進居爲資本家之地位也？究其實際，成爲新時代之資本家者多爲舊時代之地主。若夫農奴，則謂之大都已轉化爲工奴，可耳。否定之意義安在？

或謂否定者，由是而至于非，尙封建演變而非封建，已合否定之義；然則「非封建」，再演變而爲

「非封建」，何以必爲社會主義，而不返于封建？夫小有演變，即可謂非，宇宙間之一切，原是旋生旋滅，（所謂剎那），何必俟封建進抵于資本主義以後，始謂之「非封建」乎？應知周成王之封建，至康王時已「非」；二十年前之美國資本主義，至今年已非；今年之蘇聯「社會主義」，至明年亦必已非！况「非早」者，所含甚廣，未必是乙，而非丙或丁也，吾人果何所據而知封建之否定，即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之否定，即是社會主義？若以私產爲標準，則封建時代亦有私產，其否定，應爲社會主義，而不應爲資本主義也。如以貴族爲標準，則資本主義之英國，貴族之存在依然，唯物辯証家或將目我爲無常識，

我以「自給自足」爲封建之標準也，實則純粹自給自足之經濟，原不存在于封建之時；而封建初期之經濟與封建末期之經濟又迥不同。若以標準而論，無甯謂末期封建之距離初期資本主義，更近于距離初期之封建也。能謂末期封建爲初期封建之否定乎？唯物辯証家或將答之曰，然。充辯証之說，蓋無時無地無物而不在否定過渡之中，又無時無地無物而不在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之中，玄則玄矣，又何以自圓其階段發展，又說乎？

④結論——夫經濟事實原部全爲歷史事實中之重要部份之一；而不可謂爲唯一重要之部份，或據以籠括其他部份（如政治文化等等）之歷史事實。經濟者，實非下層建築，而其他政治文化等等亦非上層建築，無所謂下層動搖則上層亦隨之動搖也。進一步言之，經濟本身之範圍亦不限于「生產」一個方面，

此則爲剎那
亦是否否
在否之中
他日必否否
耶？

「消費」與「分配」，甚至「運輸」，亦極重要，不可謂「生產力之發展」即足以因其與所謂「生產關係」發生所謂「衝突」，而動搖整個經濟，甚且轉換整個社會也。矛盾云云，正反合云云，量能變質云云，否定之否定云云，蓋無一而非成見玄談，與科學之途徑相去極遠。所貴乎科學者，在于力摒主觀，並研異說，廣徵事實，詳察秘奧，不自封于步，不自囿于師承，施之于史，則史料之搜集與勘定，史實之抽繹與徧比，史理之假定與證明，莫不一一有待于治此學者之謙勞自勵，在方法上務求徹合于最近代之標準，庶幾是非有當于天下之公，彼思而不學，習于武斷。如馬克思，恩格爾斯及其唯物辯証派之若干餘字，殆不足以語此。

六月十八日 完卷

1017
歷史唯物論批評

卷下



九四

中華民國玖壹年拾月叁日 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39590



5
: